

作為協力造屋的召集人，汗得學社¹從2003年開始在南投潭南與921震災的朋友、在白俄與車諾比核災移民。2006年在印尼亞齊與南亞海嘯朋友。2008年在高雄那瑪夏與荒野夥伴。2011年開始在北科大建築系與來自甘比亞的同學。2014年開始在澎湖馬公與建築系學生青年協力造屋。關於協力造屋，每一次行動（每一個動詞）都是在創造與實踐，同時也是一個個故事連結。潭南、白俄、那瑪夏、大溪、與澎湖。協力造屋的房子，都是太陽房子。這是一種可以複製，人人可以做到的企圖。這是關於能源反思的技術實踐。

延續「協力造屋」，我以此計畫開始書寫汗得這幾年的作為，除了為自己與參與者的紀錄，也是一種在「社會」裡的痕跡。從協力造屋一直到學校的成立。2018年九月，汗得學社成立了「汗得建築工事實驗教育機構」。不是技職教育，也不是為了某個專科學校或大學的先修。

「汗得建築工事」緣起於協力造屋的反思：在愈來愈抽象的世界裡，我們可以如何實在的生活？同時，我們要如何協助年輕學子，為實在的生活方式做好準備？

實在的生活感，是汗得協力造屋的過程中，一再被提及的目的：參與造房子，是連結自己與世界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一種先有紀律再有創意的學習實踐。每次協力造屋，都是先來的教後到的。在教學機構裡，老師對於年輕的學子來說，就是先來的一先來到世界，多有幾年與世界相處的經驗。協力造屋，造的雖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每個參與者都願意全心投入學習，並且達成使命。所有協力的工地，在參與者的自我要求中，時時維持紀律與秩序。因為在這裡，我們實在的生活與工作。在這裡，包含自己與世界所有的連結。

阿德勒說：「人生的任務，在於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在社會上與人合作並且和諧的相處。」我們能試圖「教會」年輕學子的，其實就是成為在自己與他人相處間取得平衡的社會人。

在這個從「紀錄」與「形式」著手的寫作計畫中，「為什麼學校」是作為貫穿全書的主軸，整合汗得協力造屋與公民能源自主實踐的計畫。以長文與短文搭配的書寫形式，以圖文穿插的節奏，書寫這原來要從後面道來的故事。原來，學校是新的工作，也是協力造屋從2003年就開始實踐的內容。

¹ 汗得學社。透過對話與雙手，實踐人道的、另類可能的、與自然和解的生活方式

HAND-Humanity·Alternatives·Nature·Dialogue

手·HAND 是汗得的由來來，也是實踐的方式。鍛鍊手思能力，用雙手作有用的事。

汗得學社是德國與台灣的國際組織，從2003年年開始「協力造屋」計畫。協力造屋，讓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動手協力蓋起人與人、與自然友善的能源房子。從2003年開始的協力造屋，以友善的屋牆蓋節能的房子，以勞動的力量對抗現實的無力。

蓋房子無法解決台灣的土地問題，也無法避免地狹人稠的問題，可是透過勞動，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人與人有了親近的機會，討論你我之間可能存在相同的快樂與可能相同的問題。這是一種勞動與互助的能力，必須努力尋找才能發現。透過蓋有形的房子來蓋無形的房子。

在計畫申請書中，我初步以主題來設想的內容包含：1 人為什麼要工作。2 協力造屋。3 逝去是永恆的存在。以及4 在匱乏中求道。

在書寫與整理過程中，因思考的爬梳仍須注意形式與閱讀的可能，放在與教育相關的脈絡中，書寫仍以原計畫的長文短文交錯呈現，子題略作調整為：

1 協力造屋的學習。2 實在的生活。3 安居的實踐。

這三個子題互相支持，有些無法切分的盤根交錯仍需提案者後續的努力。在此，謹以誠實的心態面對書寫的不足，以及懇請時間帶來的禮物。

前言 時間帶來的禮物

就好像是你從來沒有想過一直以來抱怨過於濃密的髮量有一天會變得稀疏，就好像是當有人提及變寬的腰圍時你總以為跟自己沒有關係。時間帶來的禮物，讓我們有一天，把以前認為是別人的事，終於變成也是自己的事。那種區分年輕年老、有保養沒保養、有錢沒錢、有空沒空的族群差異，終將在時間的帶領下，走向大同世界。

那天我在大雪山上的第二天，因為海拔的緣故讓我清醒徹夜無眠，因為生機盎然的神木讓我終於神清氣爽變得頭腦清明。

我家房子160歲是我在2005年「總結」時間帶來的禮物。雖然，2001年在德國買了一棟生活古蹟是我與工頭投入協力造屋、太陽房子與實驗教育的肇始，但在當時，一切都是毫無徵兆。在整修初始的當下，我甚至完全沒有想到要紀錄事情的發展。忙亂，是理由之一。但現在想來，那時候事情簡單，沒有賦予意義。我當那是一個尋常決定，就像是在人生過程中什麼時候該買車買房子結婚生孩子一樣，理所當然。後來，不管是到潭南九二一災區協力造屋，還是到與白俄車諾比核災移民蓋房子，我與工頭以為，這像是一個「快閃」的行動，重點在於引發注意、促成討論。解決問題，例如長期投入式的蹲點與改變社會結構式的政策，請不要期待非投入性的社會運動—協力造屋來概括承受。

2003年在潭南，拍紀錄片的我妹胡湘玫形容我是「因為離開台灣太久，所以才會作這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我的天真浪漫或不解世事是眾多協力造屋朋友「忍耐」我的原因，也許，也是他們會喜歡我的原因。然而，隨著時間，經歷了到白俄，我們看到世界盡頭鐵幕的崛起與衰落，看到繁華與儉樸的對照，知道季節變換夏天得為冬天作準備的生活節奏之必需，突然了解：理所當然是在資本主義操作下用金錢交換出來的邏輯。回到「人的生活」，我們該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看待代表自己生活的居所呢？

尼采說：如果知道意義，我們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難。

但是，如果太早提問，時間仍給不出答案。於是，問意義這件事情的邏輯便整個翻轉了過來：是我們必須回答人生追問我們的意義，而不是向生命追問。

於是，意義是在我們一次次行動之中，被塑造被強化被堅定下來。恐懼、疑惑、期待、偏愛、正確，都是在我們回答人生的追問中，一次次被迫面對自己的情緒。這些情緒，塑造了我，塑造了行動，也塑造了這一長串時間所型構的意義。

在決定「汗得」HAND的名稱時，我們給了Humanity人道、Alternative另類可能、Nature自然、Dialogue對話的關鍵字。因為汗得的行動，在於以雙手與對話，實踐人道的、另類可能的、與自然和解的生活方式。汗得進行的協力造屋，有些是在災難發生之後的現場，的確牽涉到生活的整理，但不是人道救援。另類可能帶領我們走出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快樂的建築方式。也許是在窮苦的年代或地方，也許是遭遇挫折不知所措的人生階段，或者是一個陷落的低潮但也可能是一個慌張的重新開始，找到一個讓朋友進來幫忙的協力方式，是我們的想法。也許是建造安居的所在，也許是對能源

使用的堅持，也許是對生命追尋的行走。快樂的建築方式，會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語言帶來啟發。

正確的方式就像正確的道路，當我們用行動來找尋答案時，因為走的路徑不同一定會看到不同的風景得到不同的答案。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如果，你持續行動，而且願意等待不立即顯現的成果。這是一種對更美、更好的世界的堅定期望。就算未來降臨又走了，「長串的剝削即時放映於亙古既存的巨大銀幕上，令人心碎的不公不義構成生命新事實。」但是我們還是要相信美好的事情，依舊會發發生。不管有沒有信心，努力，仍是必須。

一、協力造屋的學習

在經歷九二一震災的南投潭南布農小村，也在天涯盡頭的白俄與車諾比核災移民一起，以協力造屋的方式，蓋起健康節能的桁架木房子。2006年，在南亞海嘯的災區印尼亞齊與紅十字會協作，與當地居民一起，在一個月內完成四棟木結構房子。有十三位台灣志工的參與，其中九位是女生。之後，協力造屋進入校園，在北科大建築系帶領甘比亞的學生認識家鄉木結構房子與現代環保房子的連結與可能。2008年，與荒野協會的夥伴一起，汗得在2012年在大溪中山路百年歷史建物的修築，2014年在澎湖馬公帶領建築科系的學生蓋起四層樓的節能木建築。汗得學社用「努力了，就看得見成果」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找到正確的人，用正確的方法，打造共同的未來。

舊科技、新思維—勞動的故事

2003。南投潭南。與九二一震災區民眾一起·協力造屋

工頭日誌

2003。白俄。與車諾比核災移民一起·協力造屋

2006。印尼亞齊省。與南亞海嘯災區民眾一起·協力造屋

2010。桃園龍潭。太陽能源。協力造屋。

2010。台北萬華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Solar Library and Energy Optimized House
太陽房子。節能隔熱，與自然和好。

太陽房子·老神在在·夏天不用開冷氣

2012。桃園大溪。中山老街，協力重建歷史建築成能源綠房子。

為什麼協力造屋？—時空錯置的潭南

DIO的意義

快樂的建築方式

小朋友進工地

友善的屋牆

大溪老街協力造屋之蚱蜢爆米香
都有事做

找到自己的位置

派工時間

興建家屋的意義

Miss Photo的訪問記事

最好的地方

找到自己的位置-上樑的學習課

舊科技、新思維—勞動的故事

這個勞動的故事開始於「很久很久以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民無處棲身是德國面臨最嚴重的問題。在北萊茵—威斯法倫邦的魯爾工業區裡，一個小朋友得到一幅畫當禮物。送禮的人說：「你可以把這幅畫掛在家裡的牆上」。

「可是我們還沒有牆呢！」小朋友說。

小朋友的家人跟其他兩個家庭共用一個房間。房間的左側跟右側分屬兩家「鄰居」，他與家人就住在房中央，所以他的家—還沒有牆。「還沒有牆」雖然道出生活的困境，卻同時也表現出生活的希望—什麼時候，總是會有的。

生活貧苦是一種困境，但是沒有了希望，就是一種絕境了。在這個因為自助人助所以仍見得著希望的困境中，Gustav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從坦薩尼亞帶回非洲的傳統建築方式—用手捏起土磚，不管大人還是小孩，男人或是女人，也不管動作便給或者行動不便，大夥兒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在節慶的氣氛中，將土磚一塊塊地壘起，風乾成堅固的房牆。就像一種「快樂的建築方式」，在1920-1930年代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最嚴重的黑暗時光中，貧困人家用黏土麵包蓋起房子。不僅為自己，也為流離失所的難民與失去家園的朋友在中、北德區蓋了數百棟黏土麵包房子，度過這段艱苦歲月。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建築方式更往東推進，在西普魯士（今波蘭屬地）建造無數的農莊。

勞動的故事仍有續集。

1986年四月26日，發生於前蘇聯車諾比核能電廠的事故，徹底粉碎核能乾淨能源的高科技神話。在事件發生後，百分之七十的輻射物質往北、即白俄的方向飄散，使白俄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受到嚴重污染。新生兒過高的畸形率，時而可見孱弱與罹患癌症的病童，都是輻射污染顯而易見的後果。一直到十八年後的今天，事件還沒有結束。超過兩百萬的居民依然居住在受到高輻射劑量污染的白俄、烏克蘭與俄羅斯。而其中包含六十萬的孩童與青少年。

1990年，德國家園協會Dietrich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在蘇聯解體、邊界開放後的夏天，在「和平腳踏車」的旅程中目睹同時存在於城市與鄉村、令人無法想像的貧困與疾病時，只有一個想法：必須幫助受到輻射污染的災民離開污染區，另建家園。

以木為樑，灌注黏土與木屑造牆的「黏土木架屋」，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可以看見的傳統建築方式。找一塊乾淨的土地，以健康、自然、就地取材的建築方式，以團體、社區參與的互助型態，以未經專業訓練的手，大家協力蓋起房子，重新開始有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過健康日子的新生活，就是這個自助同時也助人，把反核融入生活的實際行動。

從1991年開始，Dietrich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在夏天開著半舊、漆著「人道援助」的小卡車，每年三梯次，每次三星期，結合三十位德國志工，載運著工具也載運著希

望，到白俄與車諾比災民一起在Drushnaja村莊建起自己的新家園。在這個包含工匠、研究人員、學生、退休人士、男人與女人的團體，靠著各界的捐款，在白俄渡過三星期令人難忘的勞動假期，也在沒有被輻射污染的Drushnaja村莊蓋起三十三棟黏土木架屋。十多年來，在這個至少有一千多人參與過的勞動假期中，反核不僅僅是一種理念，更在攪拌木屑與搬運黏土的體力活兒中成為一種實踐，一種對消費生活的反省與對自然與簡單生活的想望。在白俄與德國過去兩次大戰的敵對歷史中，德國志工不僅與車諾比災民共同創造一個乾淨的未來，也在勞動假期中與歷史對話，同時也與自己對話；與歷史和解，也與自己和解。

2003年三月，一群來自台灣各階層的志工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蓋「友善的房子」。這勞動的故事在台灣有了續集，也有了新的開始。

這個結合綠色主義實踐，強調人本生活與互相尊重的建造活動，是由德國「汗得學社」與「家園協會」合作，在清華大學彭明輝教授引薦下由新竹文化協會謝英俊建築師提供在地協調，與來自台灣各階層一百多位志工以協力與輪作的方式，從匏木做釘、鑽木做榫開始，在揮汗撈起木構、掄袖攪拌泥水木屑，也在大家不再為意「弄髒」雙手的同時，隨著屋牆愈築愈高，藏在我們心裡那面隔絕人與人互信互諒的高牆，已經一點一滴地崩塌。於是，從2003年三月三日三月二十八日四個星期的勞動中，從我們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的一起流汗歡笑中，從我們一起動手打造起「友善的房子」中，我們一起創造勞動的故事。

在環境保護的脈絡下，「黏土木架屋」不僅展現傳統工法的新生，同時也是強調節能與健康居住的建築。這種建築，不僅在世界各地，也在台灣的傳統建築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個強調「共同參與」與傳統工法的協力造屋計劃中，無論小孩、年輕人，還是老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專業還是非專業，大家都可以在任何付出勞力與時間的地方，發現自己的潛力，收穫努力的成就。這是一個強調社會參與式的建築方式，也是找回信心，成就自己的方式。這個所被成就的自己，不僅是被幫助的災民，也是可以幫助災民的志工。

從科技史與科技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活動。透過復古工法的實踐，我們得以張大眼睛，看到台灣傳統穿斗式建築的牆體在外觀上與德國黏土木架屋的相近，以及古早使用黏土、糯米、紅糖與牛糞來塗抹竹編造牆的技術。這是一個藉由認識異文化來認識本土文化的經驗。所以，這棟站立在潭南「友善的房子」，其實是在文化與時空錯置下的產物。這樣的工法如何可能與本土的工法產生對話，以促成我們張開眼睛見到曾經視而不見的本土文化，以及如何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喚醒被遺忘與被忽略的技藝／記憶，是蓋這棟友善房子最大的期望。

然而，在學院與社會實踐的領域中間，並不存在一條清楚的界線，但也沒有連串兩邊的橋樑。在蓋房子的整個實踐過程中，身為STS的研究者，我常常得面臨應該以學術的專業來進行社會觀察，還是以實踐的倫理來貫徹計劃的考量。究竟在整個計劃裡，我是站在學術的圈內還是圈外？主要的目的是要進行社會實踐的觀察評論，還是把房

子蓋起來？在這邊界不清楚的兩個領域間，也在這勞動的故事進行中，對我來說在在充滿對自我的挑戰與回應。

因此，當有人問起為什麼在2003年三月，「汗得」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以DIO—Do It Ourselves 為名，與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蓋起一棟友善的房子，與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建立起難得的友誼？

「汗得」想做的，其實就是以對專業、對工法、對實作知識的尊重，試圖以德國工法在文化與時空的刻意錯置下，喚起傳統工法的可能新生。這樣的新生不會是原型的複製，而是以現代的材料，輔以節能、與環境相容與健康居住的思維所帶來的復甦。在這個復甦的過程中，我們試圖找回一個與舊價值相連結的新價值。然而，價值不是被賦予的，而是希望透過對話與討論，以及親身實踐與勞動所成就出來的。因此，一個開放的論壇，一個因為不同議題而產生的相聚機會，是我們蓋友善房子的理由。因此，「蓋友善房子」的重點不在解決居住的問題，而在於「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情」。「蓋友善房子」的重點不僅在於蓋有形的房子，更在於蓋無形的房子。

這便是在舊科技中實踐出的新思維，一個透過勞動來闡述的故事。

2003。南投潭南

與九二一震災區民眾一起·協力造屋

整個三月，汗得在南投縣信義鄉，一個布農族小村—潭南，協力動手蓋起一棟與人友善、與自然友善的黏土木架屋。我們採取幾乎已經被遺忘的手工勞作，透過勞力密集與按部就班的實踐，期待在汗水的努力中，一起來營造對生活與對未來的想像。

「如果以下所提碰撞到你心裡掙扎已久，想放棄又不甘放棄的努力；觸動到你始終不能被麻痺的理想神經；激起你長久以來實踐生活的期望。那麼，你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誠摯邀請你參與我們二〇〇三年三月，與謝英俊建築團隊合作的工作營——為災民蓋一棟黏土木架屋。透過大家合力動手的參與，或許在那裡，我們可能共同釐出一個建築在我們這個世代對社會與世界的想像，一個「我們的社會該走向哪裡」的共同價值！

2003年一月，湘玲從德國發出一個呼朋引伴來蓋房子，期待大家一起共創記憶的email，將許許多多希望實踐夢想的心聯繫了起來。

2003年三月，這棟友善房子的建造，是從三月三日三月二十八日四個工作週，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從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的工作時間，由一百多位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主動地跨越性別、年齡、教育、階層、職業與地域的差異，把自我放在一邊，相聚在潭南小村，以協力的方式，嘗試以復古工法來實踐傳統的「互助」精神，為九二一災民蓋起一棟黏土木架屋，動手打造起一棟「友善的房子」。

在環境保護的脈絡下，「黏土木架屋」不僅展現傳統工法的新生，同時也是強調節能與健康居住的建築。這種建築，不僅在世界各地，也在台灣的傳統建築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個強調「共同參與」與傳統工法的協力造屋計劃中，無論小孩、年輕人，還是老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專業還是非專業，大家都可以在任何一個付出勞力與時間的地方，發現自己的潛力，收穫努力的成就。這是一個強調社會參與式的建築方式，也是找回信心，成就自己的方式。這個所被成就的自己，不僅是被幫助的災民，也是可以幫助災民的志工。

在好幾百人的參與下，我們的汗水記憶自然陳雜百味，有著酸甜苦辣各種不同的版本。從初上山遭遇「不知從何開始」的困難開始，我們拜訪潭南朋友、請求支援，叨擾借用浴廁就成為我們「共同努力」的第一步。在完全未經整理的工地前，也在我們煩惱不知道事情是否能夠進行下去的同時，大伙兒有的拿起鏟子開始動手整地，有的裁紙動筆畫起海報，讓紮營、吃飯、洗澡等等民生問題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就定位。所以，就是從「解決問題」開始，我們不僅認識了朋友，也在其中認識了自己。

從三月一日開工典禮開始，透過動手實作，不僅在志工朋友之間建立起厚實的感情，同時，未經特別組織的志工也在生活上達成互助與簡樸的目標。參與協力造屋的志工人们不僅一起匏木做釘、撐架木構、一起掄袖攪拌泥水木屑、揮汗工作，在大家不再為意「弄髒」雙手的同時，志工逐漸形成一個「團隊」。在屋牆愈築愈高的同時，心裡面隔絕人與人互信互諒的高牆，已經逐漸倒下。

因為是蓋一棟與自然親近的風土建築，我們採取幾乎已經被遺忘的手工勞作，透過勞力密集與按部就班的實踐，試圖帶出人與人交往、人與自然和解、人與物體交融所必須的時 間感，也期待在汗水的努力中，透過這棟房子來營造對生活與對未來的想像。所以，就在我們大家一起匏木做釘、撐架木構、一起掄袖攪拌泥水木屑的工作中，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與互補就像榫頭與榫眼的搭配，在工地裡靠著大家想「一起把房子蓋起來」的友善意念，自動到位。

在這個自動到位的友善與互補中，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搭建了起來，「努力了，就看得見成果」的幸福也在辛勤工作中，成為親身的體驗。就從「成就自己與幫助別人」的信號開始，不管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我們就在勞動與汗水中熟識了。在2003年三月，我們透過蓋有形的房子，也蓋起無形的房子。

2003。白俄

與車諾比核災移民一起·協力造屋

七月，汗得學社的五位年輕女子與一位退休青年，放下手邊的工作，與德國家園協會的志工朋友一起到白俄，與車諾比核災移民一起蓋房子。經歷三個星期，收入極端貧乏，但與自然極端親近的「富裕」生活，白俄的勞動假期鑄造了我們「無法複製的旅程」。



白俄？是那個鎮年霜雪覆蓋的白色國度嗎？

是的。白俄是一個白色的國度，是一個覆蓋在白色鸛鳥羽翼下的國家。但是，白俄也有夏天，像是2003年七月十日到七月三十日，我們在三星期的勞動假期中，就體驗白俄從天空、原野、森林、漿果、乳牛、天然浴池，一直到友誼的艷陽溫暖。

為什麼到白俄蓋房子？

因為，1986年4月26日發生於前蘇聯的車諾比核能電廠的事故其實還沒有過去。核能事故發生後，70%的輻射物質往北，即白俄的方向飄散，使白俄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受到嚴重污染。一直到十八年後的今天，超過兩百萬的民眾依然居住在白俄、烏克蘭與俄羅斯受到輻射污染的土地上。其中包含六十萬的孩童與青少年。

從1991年開始，德國家園協會負責人Dietrich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在每年夏天結合德國志工到白俄與車諾比災民一起，在乾淨的土地上重建家園。十多年來，至少有一千多人參與在這勞動假期中。2003年三月，德國「汗得學社」與von Bodelschwingh牧師合作，結合一百多位來自台灣四面八方的朋友，以一個月的時間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為九二一災民蓋起一棟友善的房子。七月，這群結緣於潭南的朋友——胡湘玫、許善理、張友漁、蘇鈺茹、江敏懿與郭維明——五位年輕女子與一位退休青年，放下手邊的工作，在憂心忡忡的SARS風波下，也在起起伏伏不確定的氣氛中，先往西飛10,000公里到達德國。在終於辦妥前往白俄的簽證後，與德國的志工

朋友一起搭乘巴士向東前進1,700公里，到白俄與車諾比移民一起蓋房子，渡過生命中三個星期的勞動假期。



在從德國到白俄三十幾小時的車程中，需要出境德國、入境波蘭、出境波蘭，然後再入境白俄。當我們行經波蘭，巴士後面傳來一陣微弱的呼聲，一位德國婦女非常痛苦地呻吟著。許多朋友挪開位置讓她躺下舒服一點，可是她的狀況卻愈來愈糟。不管是德國人還與台灣人，我們同樣都身處在波蘭的異鄉，得一起想辦法處理這突發的狀況。後來，這位生病的太太住進醫院，會說英文的志工凱薩玲留下照顧她，而我們則在三、四個小時的等待後，入夜再度出發。幾天之後，凱薩玲來到營地與我們會合。一見面，她與熟悉的朋友們相擁安慰，因為那位太太在波蘭過世了。由這個事件我們才更進一步了解，「到白俄蓋房子」不僅是核災下的人道援助，對德國人來說，更背負著歷史的包袱。因為白俄曾經是德國的佔領區，這裡的空氣累積了無數壓迫與傷害的記憶。在進行整地工程時，曾不時發現彈藥的殘跡、距馬的落稍，甚至還有當年士兵的遺骸。



所以，一種希望與歷史和解，希望透過互助的勞動來消弭歷史恩怨的氣氛常常流洩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而那位在途中過世的太太，雖然罹患癌症，卻仍希望在人生最後的旅程中走這一趟。

以木為樑，灌注黏土與木屑造牆的「黏土木架屋」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可以見到的傳統建築。我們到白俄，就是要幫忙以健康自然的方式協力蓋起這種房子。蓋房子的營地在一個沼澤區，營地四周種滿了麥子，廣大的土地邊緣圍繞著大小的湖泊。在這裡，一共要蓋十棟房子。其中已經蓋好六棟粗坯屋，我們要蓋的是第七棟。一到營地，房子的木結構已經蓋好，只等著我們攪拌黏土和木屑、夯土造牆，以及在屋頂鋪設蘆葦席。這個夏天有三個梯隊的工作營，可以蓋三棟房子。我們就負責把第二棟的房牆嚴嚴實實地築起。

每天早晨集合，領隊媽媽Edeltraud總會要求德國人和白俄人分散，以增加彼此認識的機會。但我們台灣人得站在一起，好進行同步翻譯。因為在派工時，德國工匠用德文把今天要進行的工作解說清楚，之後翻譯成俄文。我們則靠德國朋友幫忙翻譯成英文，以及再進一步翻譯成中文來了解。有時幫我們翻譯的德國朋友顧著參與討論、發表意見而忘記翻譯，我們就只能看他們的表情和動作了。但日子一久，再加上其他人不同的反應，我們總能猜出十之八九。但是，語言仍然是一個非常惱人的問題。語言不通的溝通其實非常有限，常常也會造成誤解。所以在勞動假期中，我們分享的不只是異國的風景、美食、人情與蓋起房子的成就感，其實也互相承擔著因為陌生環境而來的情緒壓力。領隊媽媽從1998年開始就積極參與工作營，但是在白俄成為她第二故鄉後，她仍然認為語言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的浴室及廁所是以木板搭建，層層疊架不至於曝光。剖一半的排水管是洗手台，屋頂延伸出去再牽條線就成了簡易曬衣場。廁所是在馬桶下面挖了個很深很深的洞，每次上完就用一旁的木屑覆蓋上去。洗澡時用的是在台灣鄉下仍可以發現的長筒熱水器，從筒的底部放入蓋房子裁剩的小木條加熱，一點都不浪費。



「扣摟、扣摟」馬車伴隨牛鈴與龐大牛群慵懶的腳步聲。小孩子騎著單車在牛群中來回穿梭。零星的汽車被堵在牛群中不耐煩地按著喇叭。有個性的牛脾氣常常被路旁的野花、野草，還有奇裝異服拿著攝影機的湘玫吸引，不走正道地在街樹與道路中任意亂闖。婦女、男人們拿著小樹枝吆喝著頑皮牛，不帶怒氣，好像是每天上演的遊戲。友漁在這個牛陣中與騎單車的小朋友成為忘年之交。每天下午常可以看到小朋友跟友漁比手劃腳，一邊國語一邊俄語煞有其事的互相對話。聽友漁說，她還跟著牛群一直走到河邊，看著牛群喝水洗澡。婦女們當場擠牛奶販售，友漁跟養牛媽媽都成為了好朋友。



生活是什麼？對於絕大多數居住在鄉間的白俄人來說就是跟隨著大自然的節奏耕種、放牧以及釣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取得生活所需。家門前便是一方欣欣向榮的園圃，從湖邊釣回來的魚在水井前處理清洗，大清早放牧的牛，一路吃草來到湖邊，正午時分便是擠牛奶給盤商的時間。農家細心地為牛隻鋪上布巾，熟練地擠奶，相依之情表露無遺。

我們的生活又是什麼？

回到囂嚷的常軌，湘玫終於剪出延宕已久的「造家」紀錄片、友漁克服「旱鴨子」的心理障礙學會了游泳，鈺茹遠赴英國進行志工服務、善理待在集集「隨時等我們來」。在白俄經歷收入極端貧乏、但與自然極端親近的「富裕」生活，在勞動假期為我們鑄造這「無法複製的旅程」之後，我們得逐漸來回答這個問題。

2006。印尼亞齊省
與南亞海嘯災區民眾一起·協力造屋

我們又出發了。

一路向南，前往南亞海嘯劫後餘生的亞齊省。這次的行動，不只是為了重建安身立命的房舍，更是一種技藝與文化的認識與交流。這次的行動，重建的是身體勞動與大腦思維的連結；是人與人之間、人與土地之間的友善聯繫。



小寧、文麗、友漁、善理、惠蓮、光驊、仁正、家齊、輝哥、阿龍，還有先出發的亮旻、岑岑與豪子。我們要出發到亞齊做工囉！



岑岑：來自高雄、心靈工坊美術設計、身高145公分。

惠蓮：來自埔里、菩提長青村老人社區最年輕的家人、身高155公分。

她們兩人配合仁正工頭，用木工鉛筆、角尺與L型尺，耐心、關心與決心，讓一根根的木材成蓋房子的木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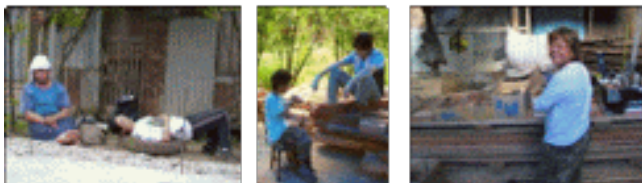
鑿刀與木槌是我們的基本工具。

樑頭與榫眼是結構房子的基本元素。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大個子的還是小個子的，埋頭工作，大家都變得一般高。



因為大個子與小個子的我們來到，在阿福哥與阿福嫂的房子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旁邊，巴丁（丁先生）、巴桑（桑先生）與阿福哥，都參與了鑿刀與木槌的工作。



輝哥大伯伯跟豪子小朋友，我們一起來做工。喔！工具分類跟聊聊天，還有睡午覺，都是工地生活即景。



因為大個子與小個子的我們來到，在阿福哥與阿福嫂的房子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旁邊，搭起了藍色的大帳棚，我們在裡面備了三棟木房子與一棟木屋頂的木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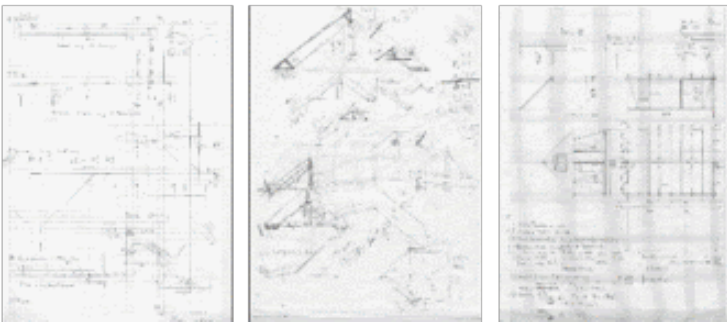


分類放好的木樑、地樑、斜撐、橫撐.....

還有太陽下快樂工作的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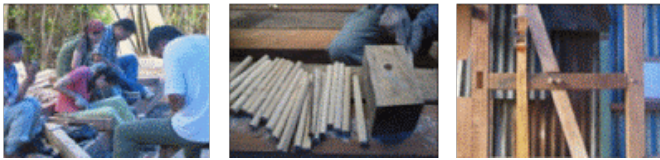


講印尼文的巴丁（丁先生）、巴桑（桑先生）還有福哥跟鄰居們，聚在工地做工時吱吱喳喳：「如果這些女生都可以蓋房子，那我們還有什麼問題呢？」是啊！善理、文麗跟惠蓮，在早晨充滿希望的工地。



畫工地圖是工頭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的原因。

照著圖抓料、畫線、鑿樑、架屋，是我們亞齊28天生活的重心。



為了木釘，我們在亞齊28天。

削木作釘，每一刀都費力，每一釘都發揮重要的連結力量。

我們就是小木釘，靠著木釘，木梁架了起來、房子結構稱構起來，我們大家在亞齊都有了好朋友。



曬太陽？沒關係！流大汗？沒關係！瀉肚子發高燒也一樣沒關係！因為蓋房子，我們大家在一起。因為蓋房子，我們認識好朋友。下次，我們還要一起蓋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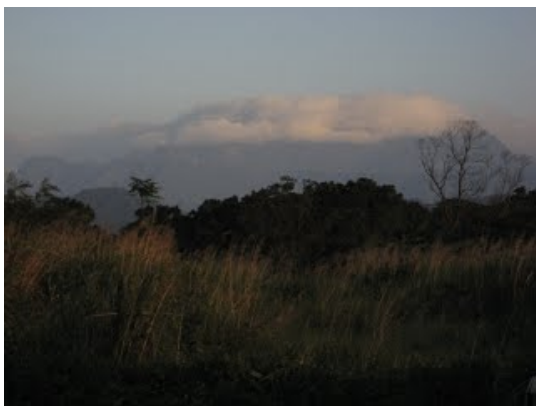


Halihalo!

「用手蓋房子」吸引了左鄰右舍來參觀。隔壁麵包店的老闆每天帶著熱騰騰的麵包來了，隔壁鄰居媽媽帶著小小孩跟小小小孩來了，隔壁爸爸騎著車載著小朋友來了.....
下一次，也許就是我們一起蓋房子囉！

2010。桃園龍潭 太陽能源，協力造屋。

與台北科技大學土木系合作，汗得學社帶領二十幾位甘比亞遠來的同學，協力建造起一棟小木屋，並在屋頂裝置獨立型太陽光電系統，打造建築結合再生能源的典範。



那是一個尋常的日子。不過，哪天不是尋常的日子？常常都是在事後很久，我們才會察覺事情的不同；才發現，日子已經不一樣。而不一樣，很快又會變成一成不變。像是一直都是這樣。

不過，在那天那個尋常的日子我們一起蓋的房子，我們都知道，就是尋常日子蓋的房子。

三月27、28日星期六、日，這個日期因為輝哥與文麗的農忙即將結束而確定。那兩天，我們一夥能到的朋友，要跟來自甘比亞二十幾位年輕朋友一起蓋房子。這是來自北科大土木系的邀約，這群遠來台灣念書的朋友，要了解協力造屋。

兩天能做甚麼呢？工頭的想法變來變去，但就是變不離要把事情做完的原則。當然，他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樂觀，把我跟亮旻給急翻了。亮旻說：「總不能人來了就兩手插

在口袋裡在工地走來走去吧！」所以，壓力就落在岑岑的口袋裡。哇呀呀，趕緊把尋常忙到不行的工作給了斷一下，好跳到另外一個尋常的日子來蓋蓋房子。

大家都來了，我還沒有進入狀況，工頭還沒有就位。不過沒有關係，拿出表單，大家就進倉庫清點工具了。這就是我們汗得的朋友。各就各位，大家一起來。



在安安靜靜的星期六早上八點多一點，北科大甘比亞的學生還沒有到。我們在安靜的碼頭開始橋定我們做工不可或缺的一一木馬。熟識的、不熟識的，做過的、沒有做過的朋友都來了。瞧瞧！我們蓋的房子就是三公尺x兩公尺，單斜屋頂，之後要裝上太陽光電獨立系統的小房子。很舒服喲！





隆重登場的是我們這次的畫線小組。

岑岑每次都身擔重任，不僅要確保正確（這樣房子才蓋得起來）、速度（這樣大家才不會手插在口袋裡晃來晃去），以及喚起工頭的記憶（不然就慘了）。這次，她找來了兩位仔細的好朋友——峙傑與清雯來幫忙。其實，拿著黃色角尺的工頭一直是畫線的首腦人物。但有了岑岑，我就常常忘記工頭「也有」這項任務。



九點一到，北科大的老師、助教與甘比亞的同學都到了。不過，大家都很專心的工作與聊天，當然還有一點點玩耍，除了工頭用英文解釋我們做wood horse（木馬）還有金虎三不五時吆喝 Let's go! 畫線的仍然在畫線，鑿孔的仍然在鑿孔，用電鋸電鑽的除了英勇的輝哥還有好幾位爬樹的好朋友。



要恭喜很多朋友在這裡完成人生中第一個榫眼。呵！鑿榫眼可比鑿榫頭困難多了。就是不害怕歷經千辛萬苦挫折苦難，大家所鑿出的榫眼與榫頭都終能符合標準型。這可是蓋得成房子的前題啊。所以，我們更要給勇敢的妳 / 你拍拍手、請妳 / 你吃蘋果，當然別忘幫妳 / 你放煙火！（這是亮旻跟豪子教我的）



不過別擔心，就算遭遇困難，工頭還是會揮起大鑿刀修邊修角，好讓好多人一開始各自完成的工作，到最後能夠一起組成房子。看到了嗎？那一群拿個小木塊就坐下來削木釘的「看似」歐巴桑，但她們可是汗得的超級老鳥。遭遇問題嗎？別擔心！喊一聲。她們立刻操起鑿刀解決困難。這就是拯救世界的歐巴桑與超級小子團。



其實，每次蓋房子，大家最期待的是輝哥的烤地瓜與爆米香。從台東山上開下來的蚱蜢車是輝哥與文麗自己焊成的爆米香機。綁在車子上，超酷。蹦米兵更是讓人回味無窮。這次，我們情商輝哥帶來驚人的禮物，還有大鍋來烤地瓜。好辛苦啊！！這可是工地最重要的精神寄託。感謝了！輝哥、文麗、彥君、豪子、昀牯.....



好啦！來看看房子蓋得如何。組好的房子還沒有敲進木釘，等一下照完像，我們還要拆掉擇日再組。組好的房子，會掛上太陽光電板，會有自己的能源系統與隔熱設備。當然，後會有期的工作，始終有我們的辛苦與歡笑。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房子蓋好，地上沒有木屑、所有東西收的乾淨溜溜。風吹過，人離開，好像甚麼也沒有留下。如果夜色知道，會幫我們錄下談笑與做工，還有肚子咕咕叫的聲音。

這是2010年三月27、28日，尋常日子的蓋房子。我們很快見！

汗得的甘比亞小屋—在風大的四月



在三月27、28日汗得的朋友蓋了兩天尋常的房子之後，四月13日，龍潭大風起的天氣，甘比亞的同學來到工地，跟工頭與金虎，一起把房子重新組起來。一整個下午，我們在四樓與五樓往下看：好冷的天、好大的風、好強的進度啊！



上次把房子組起來之後，因為沒有確定置放地點，所以將木房子拆成原料放在倉庫。
今天，從倉庫搬出來的「木房子」，就從一根一根的木料開始囉！



龍潭的風讓我得辛苦才能打開窗戶。
辦公室裡沒有風，也沒有風景。上班日的工地，不知道是讓人慶幸，還是羨慕。



工頭與金虎站在屋架上，屋架上即將搭起屋頂。
我遠遠的從五樓望下去，鏡頭拉近拉遠，清楚與不清楚的影像都讓我非常的愉悅。
也許，這是因為一種因為逾越所產生的快樂。
因為不因常軌，因為有其他的可能，因為在「外面」，因為有創造的機會與可能.....



逾越有時間限制快樂沒有。

天晚了，風更大。咻咻的風聲，連不開窗都聽的清楚。

辦公室下班還早，看天吃飯的工地，工具全部收拾清楚，就該回家。

四月13日，風大，沒有月亮。

不等月黑風高，工頭抵著風、離開工地、回頭看.....



2010。台北萬華

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

Solar Library and Energy Optimized House

節能隔熱，與自然和好。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是一棟充分使用太陽能的太陽房子。考量整體能源運用，並與自然融合的建築設計。在規劃時便盡可能利用周遭自然條件，例如採光、通風等，並做好屋殼隔熱，維持夏天冬天都是舒適宜人的室內氣候，以達到健康結能的效果。最後再搭配再生能源裝置主動產能，讓整棟建築物維持能源與生態的平衡。



太陽房子

節能隔熱，與自然和好

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

Solar Library and Energy-Optimized House, Solar LEO House

房子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對舒適生活需求的體現。

房子的樣貌呈現我們對未來的想像，也是追逐夢想的表情。

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Solar Library and Energy-Optimized House, Solar LEO House）由鄭福田先生(1948 - 2008)，以個人名義，在成長的故鄉捐贈興建。由汗得學社規劃，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張清華與郭英釗建築師設計監造。

以簡約的設計、簡單的方法與自然的材質，以被動使用太陽能來節能，以主動使用太陽能的太陽光電來產電，我們實踐太陽能在建築上的有效使用。

這是一棟太陽房子！

興建這棟太陽房子的鄭福田先生希望：人們一走進來，就會打從心裡讚嘆「好舒服啊」！

原來在我們台灣也可以有這樣的房子。這是一棟舒服的房子！

這棟舒服的太陽房子，一樓規劃為臺北市立圖書館的智慧圖書館。在萬華區，在這深藏歷史的臺北舊都心，我們共同創造和諧安全的書香社區。二樓規劃為節能展示館，由計畫發起人汗得學社來推展能源教育的工作。以溝通的方式，來實踐與自然和解、與未來對話的能源新生活。

在能源愈來愈缺乏的時代，我們要如何透過節能和永續的設計，來因應能源危機的挑戰？

由鄭福田先生捐贈的「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是主動產能+被動節能的能源綠建築：利用太陽光產生電能，供應日常生活所需的用電，並配合現地環境進行隔熱、採光與通風的設計，讓建築物裡面的人一年四季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舒適感，是與自然和好的太陽房子。

房子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對舒適生活需求的體現。

房子的樣貌呈現我們對未來的想像，也是追逐夢想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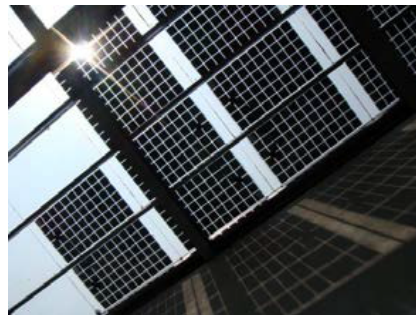
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Solar Library and Energy-Optimized House， Solar LEO House） 是由鄭福田先生（1948–2008），在成長的故鄉所捐贈興建。由汗得學社規劃，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張清華與郭英釗建築師設計監造。以簡約的設計、簡單的方法與自然的材質，以被動使用太陽能來 節能，以主動使用太陽能的太陽光電來產電，太陽圖書館實踐太陽能在建築上的有效使用。

這是一棟太陽房子！捐贈興建這棟太陽房子的鄭福田先生希望：「人們一走進來，就會打從心裡 讚嘆『好舒服啊！』原來在我們台灣也可以有這樣的房子。」

這是一棟舒適的房子！這棟舒適的太陽房子，一樓規劃為台北市立圖書館所屬的智慧圖書館。在 萬華區，在這深藏歷史的台北舊都心，我們共同創造和諧安全的書香社區。二樓規劃為節能展示館， 由計畫發起人汗得學社來推展能源教育的工作。以溝通的方式，來實踐與自然和解、與未來對話的能源新生活。

什麼是太陽房子？太陽房子 = 主動使用太陽能 + 被動使用太陽能。

說到「太陽房子」，總會讓人聯想到歐洲國家屋頂上掛著太陽能板版的建築物。其實，太陽房子 是考量整體能源運用，並與自然融合的建築設計。在規劃時便盡可能利用周遭自然條件，例如採光、 通風等，並做好屋殼隔熱，讓室內維持在夏天通風涼爽、冬天溫暖宜人的舒適室內氣候，以達到節能 的效果。最後再搭配再生能源裝置主動產能，讓整棟建築物維持能源與生態的平衡。



太陽圖書館即是以太陽房子為設計理念所興建的建築物，設計細節如下：

（一）主動使用太陽能：太陽光電系統 不需經由動能、熱能或化學能的轉換，沒有煙囪、噪音與因為燃燒所產生的廢氣，太陽光電系統 將取之不竭的陽光轉換成優雅且乾淨的電力。不只發電。太陽圖書館東側遮陽棚上方的「建材一體太陽光電系統」（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BIPV）是房子的遮陽，讓太陽房子不僅產能，也增添了色彩。

(二) 被動使用太陽能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的統計，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總體能源都消耗在建築物 的空調上。所以，經由建築節能可以省下可觀的能源。太陽圖書館的整體規劃，配合適當的屋殼隔熱 與健康的自然建材，同時運用通風與採光設計，在冬天引進陽光，在夏天阻擋熱氣，讓太陽圖書館成 為一座舒適又節能的「太陽房子」。

1. 屋殼隔熱 強化屋頂及屋牆隔熱，以隔熱特性極佳的木質纖維板，有效延遲及阻絕室外能量對室內溫度的影 響。除此之外，具有隔音、減少熱輻射效應與保持室內舒適氣候準恆溫的功能。注意建築物轉角、收 邊與窗戶連結的細節，以系統工法完整包覆屋殼，讓太陽房子穿上冬暖夏涼的好衣裳。木質纖維板高 效能隔熱系統以廢棄木料為生產原料，是無釋出無汙染的永續建材，並通過防火測試，是不著燄的安全建材。
2. 門窗的氣密、節能與隔音 窗戶是房子的眼睛。人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世界。房子的眼睛，讓我們看見房子的心靈。填充氬 氣的雙層玻璃氣密門窗，輔以鍍膜科技，將門窗玻璃的熱傳導及熱輻射對室溫的影響降到最低。在為 房子帶來綠景內外穿透的同時，也兼顧隔熱與靜音舒適的需求。木質窗樺與窗框不僅結合公園環境如 天成，同時也因為熱傳導係數比常見的鋁質外框為低，所以讓房子的整體節能設計能在細節中貫徹。 入口雙層門的氣密設計，減少室、內外不必要的熱交換，保持冬天室內的溫暖與夏天室內的涼爽。
3. 明亮採光 自然採光減少不必要的人造光源，不僅節能，也最能符合舒適的需求。房子南側立面整排落地窗 的設計，維持一年四季的良好採光；北側立面窗牆比則降為 0.48，以高採光窗提升建築整體節能效益。
4. 空氣品質與通風 我們的一生有超過 90%的時間在室內度過，室內空氣品質對我們身體與心理的健康影響重大。 除了建築法規對消防的要求之外，為達到通風對流的舒適感，以南、北兩側窗戶對開進行被動通風， 並以空調與通風系統進行強制通風。
5. 使用自然塗料 以植物、礦物性 100%的天然物質為原料，以生活美學重新發現人與自然的關係。來自大自然的 色彩，自然豐富。完全不含化學溶劑及原料，對施作者與使用者的健康負責。以灰石作為原料的自然 塗料抗菌防霉，保留底材的透氣性與觸感，以自然的方式保護底材，創造健康舒適的室內氣候。自然 塗料是永續建材。從製造、使用、剩料所造成的廢棄物處理，都是自然循環的一部份。

太陽房子小檔案

(一) 面積 1.基地面積：246,282 平方公尺 2.建築面積：440.5 平方公尺 3.樓地板面積：773.3 平方公尺

(二) 太陽光電系統 1.現有裝置容量 47kW，預計年產電五萬度。產電>用電。太陽房子是正能源的房子。

(三) 門窗採光通風與節能 1.總開窗面積：269.2 平方公尺 2.換氣率：強制通風，30分鐘全換氣 3.門窗 U 值：1.34 W/m² K

(四) 屋牆隔熱 1. 15 公分 RC+12 公分厚隔熱材 (λ 值=0.049 W/mK) 2. 總鋪設面積：212.19 平方公尺 3. 隔熱材料使用量：2546.28 立方公尺

(五) 屋頂隔熱 1. 15 公分 RC+2 層 8 公分厚隔熱材 (λ 值=0.039 W/mK) +1 層 10 公分厚隔熱材(λ 值=0.049 W/mK) 2. 總鋪設面積：407.48 平方公尺 3. 隔熱材料使用量：10627.48 立方公尺

太陽房子·老神在在·夏天不用開冷氣

這故事從2006年開始。那時候，我們希望透過實踐來成就一個足以說服人的典範。12年過去，這的確是典範，但如果要用來要說服人，我們需要的，其實是一個神話。

2006年太陽房子出版前夕，茂迪創辦人鄭福田先生問我：「在臺灣也可以蓋出德國的太陽房子嗎？」

對這一棟即將蓋在臺灣某處的太陽房子，他下了一個定義：

夏天不用開冷氣，冬天不用開暖氣，打開門走進去，大家都會說：「啊！好舒服啊！」

我是太陽房子的作者，我與工頭是被鄭先生交代，要在臺灣土地上蓋出冬暖夏涼「太陽房子」計畫的專案管理人。我們請求張清華建築師的協助，我們獲得現任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曾淑賢館長的支持。對我們而言，完成正確的事情，遠比「付出／獲得」的性價比來得重要。

是的。這就是在2011年十月開幕使用的台北市立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在台北市萬華區青年公園。也是我們暱稱的「太陽房子」。

這棟房子，符合鄭先生的要求，是一棟「平常的房子」。

平常的房子鋼筋水泥，太陽房子也是。

平常的房子四四方方，太陽房子也是。

平常的房子喜歡開窗，太陽房子也是。

因為他說：「我不希望別人家認為這棟房子有效果，是因為我鄭某人可以砸錢蓋特別的房子。」

所以，不是木造，沒有所謂最優雅的造型，這棟四四方方節能80%（五倍節能）的房子，站在臺灣的土地上。從2017年開始，這也是臺灣第一棟「正能量」的正房子。

這棟平常的房子，夏天不開冷氣室溫維持在攝氏28度，冬天不開暖氣保持在攝氏18度以上。全年濕度60%以下，每天室內溫差不超過攝氏1度。

這棟平常的房子，位在據說因為熱島效應而沒救的台北盆地邊上。南面全開口，因為我們強調氣密不隨意開關窗。建材與設計在能源顧問的計算下定案，因為我們相信建築物理的知識而不妥協於道聽塗說的亞熱帶建築說法。

我主修科技社會學，與主修數學的工頭在德國買了170歲的古蹟房子正在能源整修中。

我們堅持選擇，熱愛工作，感謝朋友的支持與一起努力。

以知識作為後盾，不管是在炎熱難耐的夏季，還是苦寒逼人的冬天，汗得學社 HAND 的同事在這裡進行公民能源教育，同時也過著實在健康的生活。

太陽房子的捐贈者是與綠色同行的鄭福田。

太陽房子興建時，台北市是藍色的執政者。

如果你要問太陽房子的顏色，我會說：

太陽房子亮晃晃，因為事情黑白分明，沒有必要選邊站！

健康實在的生活，是我們的立場，也是我們選擇的未來。

2012。桃園大溪 中山老街，協力重建歷史建築成能源綠房子。

與在地經營19年的解放咖啡合作，汗得學社開始協力造屋修復歷史建築。面對歷史，我們謹慎而尊重。我們用正確的方式按部就班，在共同的協力下讓一棟老房子節能、舒適、靜謐、健康。2012。桃園大溪 中山老街，協力重建歷史建築成能源綠房子。

大溪中山老街上

一方落寞屋瓦下的荒煙蔓草掩蓋不了曾經有的風華
汗得學社要在這裡重新撈起舒適安居的家園

2012年12月，末日的問候，聽來寫來都有些滄桑的美感。
冬日北部難得的驕陽，讓我們還是想傳達些就算是末日也要做的事情。

汗得現在正在大溪中山老街協力修建老屋，一棟100年的歷史建築。
我們要用協力的方式，來做些「努力，就看得見成果的事情。」

這個造屋專案，由汗得學社與大溪解放咖啡館共同合作，透過傳統「換工」的傳統、友善互助的精神，以協力造屋的方式，用雙手蓋健康自然的房子，蓋出我們對幸福的想像，同時也實踐老屋節能、舒適安居的理念。而老屋的後續空間利用，將與大溪愛鎮協會共同合作，結合社區力量，整合弱勢家庭的扶助網絡，不僅實踐歷史建築的活化再利用，也建構扶助營生、技藝傳授的工作坊與公益平台。

找到正確的人，用正確的方法，打造共同的未來。
因為歷史，我們謹慎而尊重。
因為協力，我們用正確的方式按部就班。
因為我們相信：一棟老老的房子，可以在大家的協力下，
用適當的知識與技術，節能、舒適、靜謐、健康、美麗。

汗得與解放咖啡一起，要把老屋整修成太陽房子 - 能源綠房子，也用整修老屋來一起打造 - 我們共同的未來。咖啡香～人情香～進到老屋的心情，也香。

離開大溪的熙攘老街，走到靜謐的中山路。在一整排古色古香的歷史建物中，有一棟登記在案，第一進只剩屋頂、第二進已經完全毀損拆除、頹圮、搖搖欲墜的歷史建物，即將重新再生。



。協力

重建這棟將近100歲的老房子，我們找到正確的人，用正確的方法，打造共同的未來。

因為歷史，我們謹慎而尊重。因為協力，我們用正確的方式按部就班。

我們相信：

一棟老老的房子，可以在大家的協力下，用適當的知識與技術，節能、舒適、靜謐、健康、美麗。



。樁孔 & 樁頭

鑿刀與木槌是我們的基本工具。

樁頭與樁眼是結構房子的基本元素。

玉玫與俊傑，是結褵的夫妻，也是協力造屋的夥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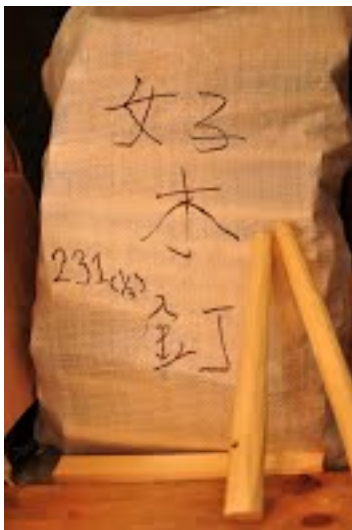
鑿下樁孔與樁頭，為房屋的結構打下完美契合的基礎。



◦ 削木釘

300，是我們所需要木釘的數量。

削木作釘，每一刀都費力，每一釘都發揮重要的連結力量，
都是撐架木構不可或缺的300分之1。



◦ 好木釘

不管圓釘、方釘、粗釘、細釘，
只要是用心削出來的釘，
就是「女子」木釘！！



◦ 契合 - 人與木的完美結合

從精準測量、確實鑿孔，到最後的完美契合，每個步驟都是許多雙手，協力合作的成果。



◦ 做工

參與是為了聚沙成塔，努力是為了看到成果。

削、鑿、切、敲、搬運、組裝.....每個動作都是流汗，必有所得。

我們用雙手蓋健康自然的房子，一起蓋出我們對幸福的想像，同時也實踐老屋節能、舒適安居的理念。



◦ 對話

協力造屋，是我們的溝通方式，
蓋起對環境友善的房子、蓋起人與人之間友善的關係，
也串起房子與社區的關係連結，
打造社區的「心」鄰居。



◦ 打造家的喜悅

喜悅不是因為個人的物質擁有，而是一群夥伴共同協力，
打造出有形的居所與無形的歡笑。



◦ 走向前

蓋自己的房子，很簡單！
堅定向前，用雙手做良善的事。
下一次，也許就是我們一起蓋房子囉！

為什麼協力造屋？—時空錯置的潭南

2003年的整個三月，我們在潭南山上蓋房子，蓋有形與無形的房子，蓋一座友善的房子。

為什麼跑到潭南去蓋房子？

這個問題，牽涉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傳統，與眾多不同的期待，在2003年三月、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的相遇與碰撞。在時間已經漸漸洗去熱情與興奮，也漸漸洗出事情之所以可能發生輪廓的現在，這整件事情的發展與成形，來自於文化與時空的刻意錯置。

這樣的錯置，不僅觀察自德國經驗在台灣的異地嘗試，也肇因於傳統工法在後現代台灣社會實踐的時間差距。這樣的錯置，不僅在於工法與傳統的刻意移地異時，同時也發生在參與蓋房子的一百多位志工的身上。從三月三日三月二十八日四個工作週中，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從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的工作時間，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以跳脫自己所熟悉生活場域的姿態，以將自我放在一邊的主動，刻意地將自己放置在異地，在文化差異的狀態下，大家一起，蓋起一棟「友善的房子」。

這個錯置的產生，形成自經意與不經意的人生經驗，也帶來預期與非預期的結果。這個企求於動機與反省的嘗試，是一個朝向根本價值的探索。

·文化與時空錯置下的生活

似乎很少人會去追問「為什麼要念這麼多書」這樣的問題。但是，念這麼多的書，或念這麼久的書，對一個「努力唸書的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唸書這件事情，可能開始於學齡前的幼稚園，如果運氣夠好，可以在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完成論文修改的那一個瞬間「大功告成」。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長達二十幾年的時間投入與投資。二十幾年的過關斬將，既然一步一步走來，就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畢竟，在「求學」的生涯中，我常常沉醉於自己與他人對知識的尊重中，也深深享受於因為知識所帶來的論述能力。

由於這樣值得尊重的社會價值與得以示人的論述能力，一個關於價值的反省，以及在反省之後可能的選擇，便湮沒在由典籍與理論所經營起的荒煙漫草中。這樣的理所當然，一直到我拿到學位的兩年之後，才面對價值的挑戰。我問起自己—為什麼我在這裡？為什麼是我要做這件事情？我究竟是誰？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在2001年的深冬，在我「大功告成」完成學位的兩年之後，在我以活過三十幾歲的眼光重新檢視自己，才初次感受到在文化與時空的錯置下，可能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詮釋，對社會觀察與社會實踐，可能擁有不同的視野與機會。而這個視野的開端，來自於我生活的物理脈絡。

因為，我們住在一個「生活古蹟」裡。

這些相片是在我們住進、開始整修這棟古老農舍之前，一個例行的歷史回溯研究。以回溯的方式，將這棟房子的建造歷史與階段，透過文物研究、歷史風格分析與生活習慣遺跡重新建構出來。然而，這樣一個「生活古蹟」的指定與存在，並不是因為當初居住者具有歷史的重要性，也不因為這個房子的建築方式散發著特殊的美學品味與風格。在這棟古早農舍中，在樓層上面還擱置著四十幾年前堆放著的麥梗。這些麥梗的保存，並不是因為牲口的需要，而在於樓層隔熱以度過寒冬。這些以「歷史文件」呈現的建築內涵，就像在主體房舍裡仍保留的雞圈、直通化糞池的便坑馬桶，與歷歷可見、標明編目的木結構一樣，不僅訴說這個房子與居住者互動存在的歷史，也訴說著上一個世紀初，在1900年代之前，這個區域的農村生活、居住空間，以及從土地長出來的，與日常生活緊密連結的生活，與生存技藝。

在當初的小農戶裡，黏土是挖採自家裡院子或附近表土以下的土層，木架是砍自家裡院子或附近林子裡的木材。以就地取材的方式，以最適合當地風土的技術與工具，與親朋好友跟蓋房子的工匠們，蓋起自己的房子。在這個於1843年興建，到今天已經有160年的「生活古蹟」裡，透過建築型態的改變，隨著整修的過程，昔日生活的點點滴滴，一件件地被發現與被閱讀。透過對歷史的好奇與尊重，透過對古老工法在房舍上留下的技術痕跡，也是透過異文化角度所進行的觀察，這棟房子的歷史，就在晴空烈日，也在陰霾隆冬，經由身體經驗與動手實作而接續下去。在這裡，歷史的存在，以及歷史存在於生活中的意義，因為文化與時空錯置所帶來的衝擊，不僅存在於理論與觀察，更存在於解決生活現實需求的必要性中。

因為時空與文化的錯置，我們得以進入德國的「生活古蹟」，以尊重別人的歷史與好奇於異文化下的昔日生活種種在社區中現身。而當地居民在因為我們以「外來者」的身分所帶來的文化衝擊下，對我們的好奇與想像，也迫使我們要回答「自己的歷史」。「我們自己」的生活歷史呢？「我們自己」昔日種種如何呈現在現在的居住空間與環境呢？「我們自己」的古老工法與工匠專業呢？在這種衝擊之下，回溯原生文化長久以來所形塑的知識，或者是學歷價值，還有因為這樣的價值所可能帶來知識的傲慢，究竟，「生活古蹟」在我的生活與生命裡具有什麼樣實質的意義？知識與知識可能帶來的傲慢與尊重，究竟帶來什麼樣的機緣與可能？

· 知識、知識的實踐與生活

因為對知識價值的尊重而可能產生知識的傲慢，可能是成就台灣社會處處充滿專家學者論述，卻總也難以獲得建立在知識上的共識的主要原因。傲慢，可以是來自擁有知識的人，也可以來自於擁有知識的人的被使用。

然而，究竟什麼是知識呢？

這個問題，就在我們把歷史當生活來過，在遠遠超過浪漫情懷可以到達的想像極限之前，必須立即賦予現實上的意義。因為住進「生活古蹟」，首先要面對的是一連串專

業的學習。這些需要藉由學習才能進行的工程，已經脫離學院知識的論述色彩，必須取得於在地經驗的反芻，實踐於勞動工作的身體經驗，來配合實際生活的需求與解決在現實問題的壓迫。

因此，知識的發掘與應用，從解決每一天的生活問題開始。

為因應氣候條件與能源需求，「牆體應該多厚」是知識、「露點究竟在哪裡」是知識。在這些知識所組織起的前提下，應該用什麼樣的材料來做牆體隔熱才符合健康居住與對環境友善的原則；地層該往下挖多深，該回填多少公分的級配、做多少層的隔水、以什麼方式來隔絕濕氣，也是知識。而這些知識的應用與實踐，還得要看是由誰來進行、具備了什麼樣的專業與能力、在什麼樣的心理與生理狀況下完成。因此，知識的價值不再以論述的型態展示權力，而在於誰能夠應用知識來解決當下與當地的問題。

就在進行這樣一步接連一步為生活與生存的知識實踐時，伴隨獲得與擁有知識所帶來成就滿足的同時，是在所有知識取得與擁有過程中，以經驗作為基礎的不確定感。「知識」、「核能知識」與「實踐核能知識」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是沒有關係〉，能源與使用核電在生活中的意義，就在這個伴隨不確定感的實踐過程，逐漸離開學院的論述型態，在不確定目的的現實生活中，為我的勞動賦予知識上的價值，也瓦解因為擁有知識而曾經帶來的傲慢。

1993年，我開始在清大歷史所的碩士論文寫作。那個時候，我跟指導教授商量，是不是可能以核四爭議作為論文題目。傅大為老師問了我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這個題目由妳來寫，會寫出什麼跟新聞記者不一樣的地方？」

今天，距離當初這段對話，數個十已經過去。反對核能的專家與贊成核能的專家，威權體制與民主政治，顯揚的與壓抑的，政治正確的與不合時宜的，都在2000年左右紛紛有了新的面貌。核能爭議是一個事件，是政治、也是社會事件。是一個抗爭、是街頭遊行，是千里苦行，也是公投法的推動。當初傅老師的提醒，讓我在進行探討專業知識與專家的涉入觀察中，也涉入到參與者的人生與人生選擇。因此，核能爭議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事件，不管是政治或社會事件。不僅僅是一個抗爭、街頭遊行，千里苦行或者公投法。對我來說，這個從1990年代初期就涉入的領域，裡面是一個個年輕生命的投入。這些到今天沒有教授光環、沒有學術身分，甚至沒有安身立命基礎的朋友，是以他們的生涯來換取不知道結局的改革可能。在經歷核四爭議這些年來大大小小的行動之後，我希望能檢討的是，這些朋友的付出，是不是可能贏得環境意識一般性的提昇，是不是在能源的使用上具有檢討與醒世的功能？

在這層意義上，知識、核能知識與核能知識的實踐，除了在學術意義上的論述價值與論述同時所帶來的權力之外，對涉入的行動者來說，不管是專業從事者、知識生產者、社會運動者、在地居民與關心者，都是一個建立在政策上的生活實踐—究竟，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知識與知識的實踐，這是在文化與時空錯置下的另一個重新發現。

2000年四月，德國在電業市場自由化的前提下開始執行「再生能源法」，以優惠的價格鼓勵再生能源—風力、太陽光電、生質能與地熱等電力供給的生產。在兩年的時間內，將一項兼顧能源需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政策，成功地在日常生活與經濟活動中實踐。兩年之內，「再生能源法規」的優惠條件鼓勵一百億歐元的資金投入「去集中式」及與環境共存的發電方式，更創造了將近十萬個工作機會。2001年，全德國有五百三十萬用電戶與中、小型配電公司簽約，拒絕使用核能及燃煤火力發電，只使用綠色電力。擁有知識的專業社會運動者，在短短的時間內得以轉型成為專業的電業經理人，在各得其利的商業活動中，為反核找到另一種實踐方式。這樣的實踐，並不止於綠色環保陣營。大型的電業集團，特別是跨國石油公司，也在新能源科技的趨勢中紛紛轉型。似乎是在突然之間，反核運動與反核議題，有了另外一種語言。

這項「發現」的驚奇在於：原來，事情可以有這樣的發展。原來，在反核運動與反核的行動訴求中，可以不必存在你死我活的意識型態，可以擁有共享能源產業發展的可能。如果，在充滿爭議的核能發展中可以看見這樣的可能性，那麼，有什麼事情是絕對沒有替代方案，沒有其他另類可能的呢？

·因為我做過，所以我相信—創造公共討論的場域

在文化與時空的錯置下，原來：房子有很多種蓋法、材料有很多種選擇、事情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問題有各式各樣的解決方式。人生，也有許多替代方案。

因為一個不經意的決定，將我們的生活重心拉離開大學一些距離，認識不同階層的人、體驗不同的生活與生活的價值。這個決定不僅促成了與異文化中，以建造技術所呈現的歷史文化相衝擊的遭遇，也在勞動的生活中接觸與接受太多友善的人心、友善的眼神與友善的支持。因此，在「生活古蹟」的復古工法逐漸被掌握，也在德國「再生能源法」實施兩年後的2002年，在經歷再生能源可行或不可行風起雲湧的爭議、在反核議題有了新的語言與思考方式之後，「汗得學社」在實踐知識與專業的理念下成立。這樣的理念來自於因為文化與時空的錯置，而對人生的可能、對知識實踐的可能、對能源使用的可能、對現在與過去、未來相互關係的可能，有了重新認識的機會—凡事都有另類可能。

只是，所有另類可能的發生與機會，都不會是憑空而來。

德國再生能源發展的脈絡，在於超過二十五年來有意識與有計劃的能源與環境教育。參與在其中的，不僅僅是具有高瞻遠矚能力的學院分子，更多的是從生活出發、與生活結合的知識實踐者。這些知識，不必帶有在學院裡以論述形式呈現的權力色彩，也不必有引經據典的國內外專門期刊支撐。所以，在反核的脈絡中，德國與前蘇聯核能電廠反應器型式的異同，與究竟有多少人直接犧牲於車諾比的輻射災難中，不必是糾纏不休討論的議題。因為生活環境的改變，因為畸形的甲蟲、採食野菇自由的限制，與不明原因兒童血癌罹患率的提高，都是具有說服力的在地知識。因為具有生活的能力，與具有政治的實踐能力，使得在地知識與「一般人」的知識被尊重與值得尊重。

其中，公共論述的形成，是一個在承認不同知識價值的前提下，讓不同的知識相遇、互相詰問，是建立在對話與知識基礎上，獲得妥協與共識的可能性。

回到能源與台灣核能爭議似乎永無止盡的脈絡中，如果我們沒有再一個可以錯過的二十五年來為共識的形成進行紮根，如果我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打破建立在學院體系下知識的傲慢，為不同型態存在的知識賦予應有的尊重與價值，那麼，透過親身體驗的勞動來認識、進而尊重結合在生活裡知識，應該是能源教育的另類可能。

什麼是能源教育另類可能的開端呢？

任何可能不斷開發的新能源對電力需求的挹注，在目前仍遠遠趕不及對能源的消費。在一個以另類可能為想像的能源教育，是不是可能在既有、已經呈現成果的再生能源之外，找到一個不是以「生產—消費」作為主要思考邏輯的未來圖像呢？這樣的圖像，其實就存在於生活之中，在我們對「牆應該有多厚」的知識提出需求的當下。因為，如果可能透過建築與節能的結合，根據德國經驗的計算²，在最理想的狀態下可以節省下百分之七十的能源使用。

然而，一個數據的出現，其實並不具有號召力。除非，數據可以跟我們對生活與生活想像有實際的連結。

我們從德國異文化的生活古蹟中，在因為時空錯置所存在、復古工法在現代綠色生活實踐的連結中，我們見著傳統的、在地的，與就地取材的建築概念，勞力密集的參與模式，以及在共同參與時友善的人心。從這裡出發，我們在2003年三月，在潭南，蓋一棟友善的房子。試圖為台灣長久以來找不到出口的能源爭議，尋找、也創造一個公共討論的場域。在這個場域，希望達到「因為我做過，所以我相信」——一種藉由身體勞動，為自己親自動手做到的成果，給予知識上的承認與尊重。

因此，一種在台灣同樣得以見到復古工法的設計，以隔熱的考量夯實牆體的厚度，也在屋頂架上輕黏土的隔層，是為了節能的考量，也是一種為我們的未來與未來生活創造一種想像的開端。

·非投入性社會運動

從能源的脈絡、從勞動的親身體驗與實踐出發，也從友善的人心與單純對生活的想像出發，我們走進九二一災難的現場。災難，不僅來自於大自然強大崩解的力量，也來自於人心的疏離與不確定。所以，我們在2003年三月，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蓋了一座友善的房子。為九二一災民蓋一棟房子。

²在「實踐的知識」與「知識的實踐」還沒有落實在節能專業計算的情況下，在此只能提出以「德國經驗」做出的計算。然而，專業計算的結果來自於理論為計算者框架出的眼界。台灣的經濟理論與德國的經濟理論，經由經濟理論所投影出未來生活的影象，理論與計算專業對建築與節能的個人認識與喜好，無不影響計算的結果。然而，如果可以在「理想的狀態」下節省百分之七十的能源。那麼，就算在「非常不理想的狀態」下，能節省百分之二十的能源，那麼就超過在台灣以核能供電百分之十九的比例了。

透過與一個德國協助前蘇聯車諾比核災災民重建家園的NGO組織合作，我們希望找到透過自助人助—無論是在個人人生階段的弱勢，或者是在社會弱勢的位置，還能夠活得有尊嚴的生存價值。然而，這個生存價值尋得的目的，不在於解決結構性的問題。價值循得的途徑，也不在於透過整體社會的改革。在自助人助下，我們試圖跳脫「提綱挈領式」的思考方式，把「結構性問題」在不同的個人生活領域中放大。把諸如貧窮問題、居住問題與在非民主過程下所產生的能源政策難題等結構性與宏觀式的問題，微觀為處處可以發現的個人與生活問題。這些問題，不會因為個人所擁有不同的學歷、出身與收入就存在0/1之間的有或無，而必須確切認識，弱勢存在於每個人、在任何可能的生活與生命階段。所以，我們需要朋友，需要在自助的情況下，友善人心發揮的可能。這種處處存在友善的人心，既不需要透過整體社會改革，也不需要自我犧牲的革命情操。在人心已經到達位置的階段，就可以獲得連結的可能。

因此，透過這座友善房子的建立，我們想呼喚朋友，尋找大家在生活與生命中可能的連結。希望透過這樣的機會，讓本來不可能相遇的可以相遇，讓可能找不到出口的可以找到些希望，讓感覺孤單的發現還有跟自己相似的人。

透過這次活動的聯繫，我們知道，有這麼多的朋友已經準備好，準備好在自己規律，或者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尋找改變的可能。這個希望透過參與所達成的改變，不僅是改變自己，也是期待改變這個社會中讓我們感到無力的壓力。

透過這次活動，我們在思考是不是有可能，在每個人生命中的某一個階段，都有機會，或者應該從事社會運動？

我們的人，其實夠多。心，其實也經到了位置。社會的土壤已經準備好養出這樣的花。我們是不是可能提供機會，讓一群如果沒有特殊機緣就不可能相遇的人相遇，花一點時間，把一件事情做起來。這樣的一件事情，這樣的一群人，這樣所花的時間，是一顆顆的種子。不見得今天就會發芽，可是在訴說的同時，會有愈來愈多發芽的可能。所以，回到核能爭議社會運動的脈絡當中，我想問的問題是，社會運動是不是一定要眾多年輕的生命在不穩定的環境、不穩定的基礎、不見得可以得到的承認與歸屬中，為不清楚可能發展成什麼樣子的未來，投入所有的時間、感情、精力與生命？一個「非投入性」的社會運動，究竟是不是可能？

因此，2003年三月，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為災民蓋一棟黏土木造屋的活動，是一個活動，是一個試圖連結因為長久以來疏於練習而不能確定的友善人心，是一個呼朋喚友的嘗試，也是一個想藉由身體勞動來傳達友善工法可以到達的節能目的。但是，所有的實踐與目的，都沒有為了要解決所謂「在災後三年，在災區仍無法解決的居住與貧窮問題」。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結構性的問題，可以靠個別組織團體或政治力，就可能獲得所謂改革的機會。也沒有任何一種具有特效的解決方案，可以紓解所謂的社會不義與鬱悶的人心。在災後的三年六個月，在許多值得鼓掌、許多值得傳頌的都已經在災區發生的2003年三月，一群超過一百多位志工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所帶來的叨擾，不是為了要幫助誰，也不是為了解決什麼別人所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在於找到自己，找到友善的自己。因為，沒有人知道下一次

的災難可能在什麼時候、在哪裡發生。也沒有人能夠確切計算，屬於自己個人的災難，是不是可能在生命的哪一個階段出現。這個問題的存在，在於我們有能力、有信心，承認自己的不足，承認我們需要朋友。

如果，三月潭南所發生的人情、事情與心情是值得書寫與傳遞的；如果，在三月潭南相遇的朋友在回到日常生活軌道中，還能以身體的記憶來賦予曾經刻苦勞動的價值，這就是在三月，在潭南，我們所想望的：請尊重與創造「汗得」的價值—所有「獲得」的喜悅，必先經過「汗水」的洗禮。「汗得」邀請朋友一起，請以小小的微笑與尊重跟自己不同的人開始，請以生命中少少的時間為限。我們大家一起，透過對話，以雙手實踐人道的、另類可能的、與自然和解的生活方式。這是「非投入性社會運動」的想像，也是我們下一次活動的可能。

· 實踐的知識與知識的實踐

因為知道德國復古工法與實踐這樣工法所帶來的知識，我們才有機會打開眼睛，看到台灣傳統穿斗式建築的牆體，在外觀上與黏土木架屋的相近，以及在古早使用黏土、糯米、紅糖與牛糞來塗抹竹編造牆的技術。這是一個藉由通過認識異文化的眼睛來認識本土文化的經驗，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經驗。同時也提醒我們，在潭南所使用的建築工法，其實是一種長在異時空與異文化下的產物。這樣的工法，如何可能與本土的工法產生對話、促使我們張開眼睛見到曾經視而不見的本土文化，或者，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喚醒被遺忘的與被忽略的工藝製造的記憶，是我們在活動中最大的期望。同時，作為一個科技社會學的工作者，我必須關注，是不是可能在技術工法的相遇中，產生造成打壓的，優勢與劣勢區分的發展可能。同時作為一個知識的實踐者，我希望儘可能降低這種可能性。

透過勞動，以親身體驗來學習實踐的知識。透過組織與對話，來實踐論述的知識。在落實實踐的知識過程中，實踐在學院裡以論述呈現權力的知識。知識在實踐與論述的領域中，並不存在一條清楚的界線，也沒有連串兩邊的橋樑。究竟是以哪一種專業與哪一種專業下的倫理來進行觀察或實踐？究竟是站在學術的圈內還是圈外？主要的目的是要進行社會實踐的觀察評論，還是把房子蓋起來？這代表了，在這不清楚的邊界兩個領域間，不論是遊走，或是穿透，其實在在充滿了自我挑戰與回應。

因此，當有人問起，為什麼在2003年三月，「汗得」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布農族卡社部落，以DIO—Do It Ourselves 為名，與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蓋起一棟友善的房子，與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建立起難得的友誼？

「汗得」想做的，其實就是以對專業、對工法—實踐的知識的尊重，試圖以德國工法在文化與時空的刻意錯置下，喚起傳統工法的可能新生。這樣的新生，不會是原型的複製，而是以現代的材料，輔以節能、與環境相容與健康居住的思維所帶來的復甦。在這個復甦的過程中，我們試圖找回一個與舊價值相連結的新價值。然而，價值不是被賦予的，而是希望透過對話與討論，以及親身實踐與勞動所成就出來的。因此，一

個開放的論壇，一個因為不同議題而產生的相聚機會，是我們蓋友善房子的理由。因此，「蓋友善房子」的重點不在解決居住的問題，而在於「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情」。「蓋友善房子」的重點不僅在於蓋有形的房子，更在於蓋無形的房子、蓋心中的房子。

DIO的意義

在古早台灣，科技文明都還沒現蹤的農村社會，在資源不足、普遍貧窮的農村生活裡，很自然的發展出一種「換工」的生活模式，利用「換工」的行為，完成生活中諸多大事，不管是蓋屋還是割稻，不管是修路還是婚喪事宜，幾乎是整個村落的居民協力完成的。這樣的行為模式，凝聚了村民的情感，也建構出獨特的農村文化。

但是，農村城市化了，各種機器的發明取代了這「互助」的模式，漸漸的，這美麗的互動被人們遺忘了。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許多台灣人因為企業的出走，優勢地位逐漸流失的當下，人們覺得沮喪，不知道台灣希望在哪裡。事實上，經歷一場大規模的協力造屋之後，我們看見了台灣的希望，在潭南這個原住民小部落，在志工們的力氣與汗水中重新建立起來。

經過了文明科技的洗禮，繞行了一大段路之後，我們重新記憶並懷念那個雙手萬能的、什麼東西都自己動手做的時代。

古早台灣那可貴的「換工」精神，我們以「自助人助」重新定義它，並戮力發揚今天你幫我蓋倉庫，明天我幫你修水塔的「互助」精神，重新凝聚台灣的生命力，打造台灣新希望。

在是台灣知名兒童文學與劇作家張友漁的話。因緣際會地，她參與了2003年三月，在潭南「蓋一棟友善房子」的活動。我想，沒有什麼可以比這段話更適切地傳達出協力造屋在台灣、在今天、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的意義—連結現在與傳統，為我們未來的生活創造出一個想像，讓我們找到生命中應有的希望。

DIO協力造屋的意義，在於「唯有自助，才有人助」。在於我們大家都不應該孤單，如果願意傳達善意，願意傳達需要幫助的訊息，同時，自己也準備好站起來幫助自己，那麼，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吧！

在三月潭南「蓋友善房子」的實踐中，德國朋友帶來技術與理念，與志工朋友們，也與潭南朋友們一起造屋。但是，相對於台灣的朋友，德國朋友是外來的。相對於潭南的朋友，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朋友，是外來的。外來與本地概念的認知，是實踐「尊重」最重要的原則。那就是：保持彼此應有的空間，不過度干預，隨時準備放下。

DIO協力造屋的目的在於幫助別人，也成就自己。但是，我們要仔細傾聽，是不是有需要幫忙聲音的出現。同時也要知道，「弱勢」是一種狀態，不僅出現在社會權力分配不均的族群、性別、職業等等脈絡下，也可能出現在每一個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在體認到自己也可能是弱勢的情勢下，協力造屋的目的，在於我們需要幫忙，需要朋友，需要共同努力思考與實踐的夥伴。

是的！是協力，不是自力造屋。是Do It Ourselves，不是在商業場景下流行的DIY！我們尊重專業、強調合作、堅持理想。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一個人」，而不是「有足夠能力的人」，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請大聲呼喊，尋找同伴。

快樂的建築方式

「出來玩！出來玩！出來玩！」

「不行，我媽媽不准！」「不行，我媽媽說我才洗好澡，不可以弄髒！」「不行，我要考試了！」

拜託拜託，請不要跟我們以前一樣。

2003年初，我寫信給「荒野」的朋友，邀請大家到南投潭南-九二一地震的災區，大家一起來「協力造屋」。就像是小時候在街頭巷尾呼朋喚友：出來玩出來玩，大家一起出來蓋房子。

「『蓋房子』也算是遊戲嗎？」收到訊息朋友問我。

是的。以開Party的心情，我們期待「在整個混沌不明的未來展望中，以樂觀的心態來進行一些愉快的社會實踐。」³是快快樂樂的社會實踐。其中，孩子的參與，是協力造屋最特別的風景。

這張從20世紀初流傳在北德的手繪圖，是「汗得學社」推動協力造屋的初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沒有地方住」是德國嚴重的社會問題。傳說，有一個住在魯爾區的孩子收到一幅畫當禮物。送畫的人說：

「你可以把這幅畫掛在家裡的牆上。」

3 「快樂打造希望之屋」 pp 110-115 in: 李偉文 (2004) , 我的野人朋友：16個守護自然的遊俠故事，台北：野人文化。

「可是我們家還沒有牆呢！」

孩子家人跟其他兩個家庭共用一個房間。「鄰居」用了房間左側跟右側的牆，他與家人住在布簾圍起來的房中間，所以他的家「還沒有牆」。「還沒有」道出生活的困境，卻也表現出希望。什麼時候，總是會有的！

生活貧苦是困境，但如果沒有了希望，就是一種絕境。在這個因為「自助人助」所以仍見得著希望的困境中，Gustav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從坦薩尼亞帶回非洲的傳統建築方式，讓大家重新建造希望。

用雙手堆揉黏土麵包，這是不管大人還是小孩，男人或是女人，也不管動作便給或者行動不便的人都可以參與的工作。大夥兒你幫我、我幫你，一邊唱歌一邊跳舞，在節慶的氣氛中，將黏土麵包一塊塊地磊起，風乾成堅固的屋牆。就像一種「快樂的建築方式」，這在1920-1930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嚴重的年代中，為大家蓋起健康的家屋。

快樂蓋起健康的家屋，也在核災的故事持續中。

1986年4月26日，車諾比核災徹底粉碎核能乾淨能源的科技神話。在事件發生後，百分之七十的輻射物質往北，也就是白俄的方向飄散，使白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受到嚴重污染。超過兩百萬的居民居住在受污染的土地上，其中有六十萬的兒童與青少年。1990年，德國家園協會Dietrich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在蘇聯解體、邊界開放後的夏天，在「和平腳踏車」的旅程中目睹同時存在於城市與鄉村、令人無法想像的貧困與疾病時，只有一個想法：必須幫助受到輻射污染的災民離開污染區，另建家園。

以木為樑，灌注黏土與木屑造牆的「黏土木架屋」，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可以看見的傳統建築方式。找一塊乾淨的土地，以健康、自然、就地取材的建築方式，以團體、社區參與的互助型態，以未經專業訓練的手，大家協力蓋起房子，重新開始有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健康的日子。以自助助人的方式，將反核融入生活。

從1991年開始，Dietrich von Bodelschwingh牧師在夏天開著半舊、漆著「人道援助」的小卡車，每年三梯次，每次三星期，結合三十位德國志工，載運著工具也載運著希望，到白俄與車諾比核災移民一起蓋房子。在蓋房子的過程中，反核不僅僅是一種理念，更在攪拌木屑與搬運黏土的體力活兒中成為一種實踐，一種對消費生活的反省與對自然與簡單生活的想望。在白俄與德國過去兩次大戰的敵對歷史中，德國志工不僅與車諾比核災移民共同創造一個乾淨的未來，也在勞動假期中與歷史對話，同時也與自己對話；與歷史和解，也與自己和解。

從2003年開始，汗得的夥伴們以協力造屋的方式，一起走過九二一震災的南投潭南、車諾比核災移民的白俄、南亞海嘯災區的印尼亞齊、高雄那瑪夏、大溪中山老街.....，透過協力造屋，播下友善互助的種子，也在揮汗勞動中，讓節能、安居與舒適深入身體的記憶。於是，與孩子一起，一直是汗得「快樂打造希望之屋」的協力方式。雖然，協力造屋從來不是刻意為孩子所開出的「課程」，但在孩子參與的過程當中，我

們這麼多大人藏在心裡，完全是「孩子」的那一面，也被激發出來。過程中，我們玩耍的這麼愉快，誰說我們不是孩子呢？

「蓋房子」的德文動詞是Bauen。德國哲學家海德格認為，其意義並不特定指建築的行為，而是人生在世的種種作為，也許可以稱作為「營生」。之所以要辛苦「營生」，所求也就是為了「安居」（Wohnen）。也許，協力造屋的我們，蓋起的不只是一棟房子⁴。在匏木做釘、鑽木做樺的營造行為中，在揮汗撈起木構、掄袖攪拌泥水木屑的過程裡，大家愈來愈不在意「弄髒」雙手。隨著屋牆愈築愈高，藏在我們心裡那面隔絕人與人互信互諒的高牆，卻是一點一滴地崩塌。一起流汗與歡笑，一起動手打造「友善的房子」，我們也為我們自己，找到安居的地方。

在協力造屋的計劃中，無論小孩、年輕人，還是老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專業還是非專業，大家都可以在任何付出勞力與時間的地方，發現自己的潛力，收穫努力的成就。這是一個參與式的建築方式，也是找回信心，成就自己的方式。

參與2003潭南與白俄協力造屋的湘玫在「友善的紀錄片」中寫道：

「我一邊拍片一邊蓋房子當志工，才真正體驗動手勞動，那種付出就有獲得的感受。在白俄的最後一天，當我放蓋房子的日出景給一個德國志工看時，他指著那第七棟我們蓋的房子喊著：『That's my house! you! you! That's our house.』我才知道，原來我們都在『蓋自己的房子』。」⁵

參與潭南協力造屋的志工潛龍也說：「這雖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心境上像在蓋自己的房子。」在這裡，我們發現隱藏在社會中的同類人。

一起蓋「自己的房子」，德國建築師Hübner也有一樣的經驗。

Hübner是以「與孩子一起蓋房子」著稱的德國建築師。20幾年前，他曾經與孩子們一起蓋了一棟房子當作青少年的活動中心。可一直到今天，還有10歲的孩子對他說：「那是『我們的房子』。」當然，他那時候根本就還沒有出生。

究竟是什麼魔力讓人可以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房子」？

Hübner認為，如果房子可以慢慢「長出來」，在過程中，讓之後的使用者能夠積極的參與，這樣的房子才能夠長成一個為他們特別量身訂做出來的生活環境，而不是一個只有少數權威人士的傑作。這就是「參與」的魔力。

4 曾旭正 (2004), 「土牆裡的種子」 pp 138-141 in: 胡湘玲 (2004), 不只是蓋房子—玩泥巴拌木屑的汗水假期, 台北: 野人文化。

5 胡湘玫 (2004), 「友善的紀錄片」 pp 82-86 in: 胡湘玲 (2004), 不只是蓋房子—玩泥巴拌木屑的汗水假期, 台北: 野人文化。

特別是，一個不一樣的學校，最重要的是要有不一樣的教育方案。如果對「學校是什麼」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就算有建築，也無法成為學校。也就是說，學校建築是為了教育方案而存在，有了「新的教育方案」，才有辦法完成「新的學校建築」⁶。

就像路易·康（Louis Kahn）所說，學校是由適合學習的空間所構成的環境。學校並不因為建築而存在，而是「起源於一個人在一棵樹下對幾個人談述他的領悟，老師不曉得他是老師，那些聽他說話的人也不認為自己是學生。」⁷這些參與的人希望他們這樣的對話能夠持續進行，於是就開始興建空間，也開始了學校建築。

如果我們的教育方案，是要去認識並且肯定每一個孩子的潛質，並且可以依據主題與任務，提供不同孩子不同的教育方式。Hübner是在提醒，我們應該要想辦法把學校建築與新的教育方案連結在一起。而學校，就是老師與學生（最好還有家長參與）之間互動的過程。這過程，也是構成所有參與者生活的重要元素。

於是，在幾所學校的建校或改建、增建計畫中，他就把孩子們找來，讓孩子從一開始就參與設計與發想，一起蓋了好幾所「孩子的學校」。因為，不同的學習形式，我們會需要不同的學習空間，學校因此會成為一種逐漸演化出來的學習風景。例如：大的與小的教室、表演空間、學習的秘密小窩、實驗室與實作工廠。這些，都是孩子作為「使用者」，他們的願景、推動、想法與創造力是應該被期望與尊重的。

就像每一次的協力造屋，房子會留存被建造的歷史，我們的心與手，會以非常細微的方式留下痕跡，讓之後每一個踏進屋子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特別的建造方式。這不僅訴說房子逐漸成形的過程，同時也訴說參與、規劃與協力的故事。

與孩子一起蓋房子，蓋自己的房子。這真的是一個累人工作，可是，這也不只是一個累人的工作。當我們讓孩子參與計畫，當我們認真的對待他們的期望，這將是一個我們可以期待豐收的過程。強調尊重、責任與社會性的瑞吉歐教育法（Reggio）先驅 Loris Malaguzzi 曾說過，孩子是我們第一個老師，自己是我們第二個老師，而第三個老師，就是我們所生活的房子。

什麼是學校？什麼是我們期望的學校建築？這應該就是為什麼與孩子一起蓋房子，蓋「自己的房子」的原因。

6 Hübner, P. (2005), *Kinder bauen ihre Schule*, Stuttgart/London: Edition Axel Menges

7 P 66 in *靜謐與光明：路易·康的建築精神*。Lobell, J. 著，成寒譯。2007:台北 聯經。

快樂的建築方式，也許是連結協力造屋的方式。歡樂的蓋房子。在這裡，也在那裡，有小孩，有朋友。屋牆用這種方法與那種方法，都是正確的方式。

快樂的建築方式

快樂的反核運動

快樂的社會運動

好好生活就是一種革命，全世界每個人都讓身邊的一個人快樂，大家都會變快樂。

小朋友進工地

在潭南協力造屋的第三個星期，我終於認識亮旻，也認識豪子。他們一個是媽媽，一早就在工地努力工作、大聲唱歌；一個是兒子，從早到晚都在潭南多雨泥濘的斜坡上奔跑、興高采烈。為什麼提起亮旻跟豪子呢？因為亮旻在第一封信裡就跟我說：

「我有一個二歲半的小兒子，也可以帶去一起參加嗎？如果可以，那就太好了。謝謝妳提出的這麼好玩的計畫，看了真讓人興奮，期待與妳相見。」

對呀！就是這個感覺，我們的計畫一定是好玩的、令人興奮的，因為在這個強調社會參與的計畫裡，我們希望透過不是專業的手，不管大人還是小孩，男人或是女人，讓身強的幫助體弱的，讓熟手帶著生手，大夥兒在歡愉的氣氛中，把友善與快樂蓋進房子裡去。所以，我跟亮旻說：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地榮幸，如果小朋友可以跟妳一起上山，一起參加蓋房子。我會盡力協調部落，看是不是能夠找到一個寄宿的家庭，讓你們可以有一個房間，可以讓小朋友舒適些。當然也有可能是，小朋友喜歡紮營，或者打通舖？」

於是，荒野夥伴亮旻給了我一個非常健康的回答：「住對我們不是問題，我的孩子常和我們出野外，頗能隨遇而安。二歲的小兒子也很能自處，對他而言這個世界仍是充滿新鮮，他很能自得其樂，大人只是要多花一些心力注意他在探索的過程中不要發生危險。因此，紮營或打通舖都是OK的，先謝謝妳的費心。」

於是，在「佈置一個安全玩耍的環境」下，亮旻即將帶著「一個六歲、一個二歲半的兒子，以及週末來參加的老公，加入這場盛會。」

對亮旻的孩子，也對其他將隨著爸爸媽媽或老師上山做工的孩子們，我充滿期待，充滿了可能發生一點小小影響的期待。至於這個小小的影響是什麼，我不知道。或許就像亮旻說的，一個陪自己長大的機會。

而這個一直與蓋房子並列的主要目的，同時也是跟在地合作夥伴一直都有共識的期待，就在即將開工前有了新的發展。在寫給所有聯絡人的信中，亮旻提出「關於孩子進工地的疑問」。

25.02.2003 03:46

大家好：

阿布提到，黃先生說因為工安法規定，小孩不能進工地的事。我在聯絡的過程中提到這件事，有孩子的夥伴都有些驚訝，原本以為是可以一起工作的。

很多家長帶孩子去是希望孩子也可以幫忙蓋房子，即使能做的工作不像大人這麼多，但一起玩泥巴、做磚頭、看著房子成形，我想是很多這次帶孩子去的家長原先預期的。

如果確定孩子不能進工地〈幾歲以下的不能呢？〉，大人工作時孩子要如何安排，可能也須先有一個大概的雛型並且事先告知。

究竟多大的年紀還是孩子？究竟多大的年紀可以為自己負責？除了法律的規定之外，我們能夠講出一個讓自己也信服的道理來區分嗎？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待「孩子在工地」與「孩子進工地」這樣的事情呢？如果這是一個歡迎大家參與的「盛會」，不會規定不能帶小孩參加。可是如果被定義成一個「工地」，工地計算的是可資使用的人力，那麼小孩只會影響人力的運作，所以不受到歡迎。但是，「全人中學」的學生，還是小朋友嗎？學校老師周鄭州跟我聯絡：「學校相當重視這一次的計劃，因為我們愈想這樣的實際參與會帶給學生不同的經驗與世界觀，為徐生開一扇窗。」

像所有希望讓孩子有共同勞動記憶的父母一樣，「為學生開一扇窗」是如此不能拒絕的想望。的確，不讓小朋友進工地，是一種小心。但是讓小朋友在受到保護的情況下進工地，則是一種智慧。於是，在「工地畢竟是工地，對大人與小朋友都一樣存在風險」的考慮下，我贊成「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可以進入工地幫忙」。在周鄭州、何文綺、田薇、羅弘維四位老師，每週帶領兩到三位高中以上年齡的學生參與下，全人中學的學生進工地了、亮旻帶著六歲的豪子進工地了、琪芬帶著七歲的阿資進工地了、咪咪帶著十二歲的林澤與十歲的林恆進工地了……

在亮旻「把所有一線、二線、支援後勤等所有協力完成房子的事情都當作造屋活動的一部份」，在與潭南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與小狗狗一起吃飯，也都屬於我們在潭南一個月的生活下，許許多多的小朋友就在週間與週末，跟著爸爸媽媽或老師進入「工地」。不！一起參加我們協力造屋的「盛會」。

快樂的建築方式就是友善的屋牆。

在我家北邊的屋牆，與大家一起的努力，在秋天陽光下，小孩子與大孩子在夕陽逐漸下沉的陽光中，露出微笑。

我們的焦慮，因為時間，帶來禮物。每次在我焦慮不知所措的時候，會想到那時候，快樂的一起作屋牆。

友善的屋牆

2001年，我們從東邊的桁架開始整修，給房子加上了「新的」衛浴，還有提供暖氣的經濟房。

2002年，我們整修了西邊的桁架，給房子的加上了我「新的」書房，讓衣服與書籍有了歸宿。

在剩下南邊跟北邊的屋牆中，南邊是1990年左右加蓋的磚牆，我們從磚牆的內側做外牆隔熱，所以不需要整面牆打掉整修。所以，桁架屋還需要專業木工匠協助的，就是有著大大門楣北邊大廳的屋牆了。

我們計劃在2003年天氣回暖的時節開始整修北邊大廳的屋牆。不過在天氣真正露出笑容之前，我們卻在綠葉還沒有露出痕跡的三月做了一件大大的傻事。那就是放著自己的房子不認真整修，卻把修泥巴桁架房子的經驗帶回家鄉九二一災區，跟著好幾百位志工在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一起用手蓋起一棟充滿記憶的小屋子。當台灣的春光已經添裝初夏的暖意時，房子蓋好了，大家都回到尋常的生活軌道。回到德國，池塘裡仍結著一層薄冰，我們在仍然料峭的春寒裡面對的還是一磚一瓦都要靠自己動手的整修工作。

不過，在潭南之後，許多事情都改變了。漸漸地，我會坐在堆疊滿滿的書桌前面對著電腦微笑，會在無止盡的工作壓力中用力呼吸釋放心情，也開始跟仁正一起用軟骨頭勾引密睢跟密鳩來表演貓特技。

隨著陽光角度的變化，被寒冷冰凍的地表愈來愈濕潤鬆軟，附近要蓋房子的鄰居也開始用大怪手在整地了。爬上鄰居堆在路邊的黏土山，嗯！土質鬆軟細綿。

「我們可以鏟些黏土嗎？」鄰居站在山前不可置信地看著杵著兩把大鏟子的我們。

是啊！這些被挖起來的「廢土」，可是我們珍貴的建材呢！一車車運回來的黏土，就堆在北邊林子裡，跟從雞圈裡搬出來的黏土塊混成一堆小小山。

然後呢！聽工匠朋友說，在東邊十五公里處有一個古蹟工地就要完工了。他們那裡還有一大拖車的木屑片，我們可以去分一點回來。

於是，星期六的早上開車拉著Heinz四面都可以封住的舊拖車，我們拉開工地的鐵門、撬開大拖車的鐵栓，打開門：「哇！好漂亮的木屑片啊！」

乾乾淨淨清清爽爽的木屑片，重見天日後像是刨下來的起司片，每一片都秀色可餐極了。在驚艷中，我們手腳並用一桶一桶地把木屑勺進自己的拖車。不過，漂漂亮亮的木屑片可是不能堆在林子裡成一堆的。倒不是怕被老鼠、刺蝟們拖回家當晚餐，而是

風一來，木屑片可是會隨之起舞的。所以，仁正拖來環保建材公司送來輕黏土的big bag，我們把木屑又分裝進大袋子裡。當然不會忘記把封口綁緊囉！

在整修北邊桁架大牆的風聲愈放愈遠之後，左右鄰居都有些興奮地三不五時跑來看看進度。

嗯！把桁格的土牆面敲掉露出木頭了。

好！要去白俄參加勞動假期的台灣朋友已經來了。在大夥兒的幫忙下，挖土的挖土，拌水泥的拌水泥，重新澆灌水泥做成的地基腳跟外牆垂直斷水也在我們兩個人兩雙手兩雙腳無法想像的速度下給完成了。

不久，古蹟保護官Heine-Hipler找到一座廢棄即將拆除的桁架屋，幫我們把還完整的大大門框加門楣運到家來。這二手的木料可以讓我們省下好大一筆錢來把北邊的木結構好好整修回來。不過，在時間的註解下門楣跟門框已經有了解體的傾向，我們得把木頭裡藏的釘子先圈出來，把釘子拔乾淨之後才能打磨木頭重新加工。當然了！門楣上刻的老字也得仔細磨掉，不然我們的二手門楣可會把一百年後的古蹟調查給搞亂了。

2003年的夏天是百年難得的盛夏。在高過攝氏四十度的氣溫下，北邊茂盛的栗子樹蔭是仁正一大早就開始木工作的好地方。沒有和風自然襲面的午後，討厭的牛氓從田間出發，在凝重的熱空氣中揮之不去。一被叮到，仁正手臂跟腳板上立刻浮起來的「小麵包」，是我們在夏天麥穗收割後的夢魘。

從在桁格的內外兩側釘上蘆葦編席開始，拌開泥巴、灑上木屑、加水、拌勻只是眾多步驟的其中一項。少說十幾公尺長、四公尺多高的牆面，要倒進至少三十五公分厚的木屑泥團。在去白俄的朋友回到台灣之後，成為我們兩人兩雙手兩雙腳入秋前的擔心——今年冬天，我們有抵抗北風的北牆嗎？

興奮的鄰居跑去渡假還沒有回來，老老的鄰居騎著單車過來關心進度，Fliede跟Imgart則帶來蛋糕跟時節的馬鈴薯泥煎餅讓我們可以加長工時到天快黑時。

這時候，住在慕尼黑跟我們距離六百公里遠的志一跟朝琴帶著三歲的如音來幫忙了，百分之九十的渡假時光就停格在北邊攪拌泥巴跟木屑的大盆子前。這時候，十萬火急趕論文想畢業回家的毓珮也一連來了三天，從早到晚在泥盆裡跳舞唱歌，還不忘記帶靜和來幫忙。不久，有非凡精力的凡凡也在週末把爸爸夏敏跟媽媽文靜拖來，小個兒舉著大叉子努力地鏟木屑。於是，這堵工程浩大的屋牆逐漸有了形貌，是一種友善跟歡樂所構成的形貌。

九月斜斜的陽光像是宣告「不久了」的好日子。在焦慮的氣氛中，Detlef帶著一家老小來我們家「玩泥巴」了。兩個大人加三個小孩，的確是築我們家北面屋牆再好也不過的人力組合。在「開始前」，我幫每個人紀錄「乾淨的」留影。等到一玩上手，抓泥巴往自己身上跟臉上抹，幾乎是所有小朋友共同的遊戲。

感謝老天爺在九月中還賜給我們乾爽有陽光拂照溫暖的天氣；感謝眾多好友在我們籌畫不周的整修過程中勞心勞力，同時還不忘記教我們認識這是一場好玩的遊戲；感謝

眾家鄰居的輪流打氣，讓我們跟「客工」們都不曾餓到肚子。然後，我們北面的屋牆就在斜斜的秋日夕照中完工了。像是不忘記多方人馬的成果表現，包在構成牆體內外兩層蘆葦編席內，有各種不同硬度與密度的泥巴木屑團。

快樂的建築方式，是在每一次的蓋房子過程中，看到四面八方的老朋友來支援，看到年輕的朋友來靠近，在汗水中有歡樂有希望。

大溪老街協力造屋之蚱蜢爆米香

蹦~~ 好期待的輝哥文麗有機爆米香！ 在超冷中工作一整天的南藝大、北科大同學、汗得朋友們，以及路過的親戚五十，路人甲乙丙丁。 歡迎歡迎，歡迎來到協力造屋的大溪中山老街，歡迎一起來協力爆米香！



也許，在汗得建築工事實驗教育機構要教育的，就是一種不要那麼刻苦不要咬緊牙根不要憤世嫉俗。就算不合時宜也沒有關係，我們在這個時刻，好好的活在一起。在教育的領域，在活動的場所，在構築完成或未完成的當下，我們都是心滿意足。或許，這就是意義。

都有事做

對高二的學生來說，我是「撲克臉女王」。撲克，是真的。女王，是我自己封的。

我可不是像工頭的哲學家，用等待的耐心與講道理的毅力跟學生相處。我帶著滿心的期待與要求，「正確」是我常常的os。一旦內心戲超滿載，急切與嚴肅還是會被洩露出來。這群學生，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兇巴巴了！

早上，工頭跟我說：「今天可以看到部分完成的木結構。」

真的嗎？這些猴小孩，有的愛耍賴有的愛睡覺，工頭一步一步帶他們，有時候我連用想的都覺得好累。他們真的可以做出什麼來嗎？

結束在傳藝的會議，下午五點，我終於到達工務所。工頭在調整機器——氣定神閒。

五點，學生這裡一堆、那裡一堆。我不由得拍了照，想要分享這對我來說，有點兒療癒的小片刻。

有些趴在木料上量來量去互相討論，有的拿著紙樣橋來橋去以求確認。大型機器已經關閉，吸塵管轟隆隆有些吵鬧。有些同學跨過木頭走去工頭修機器同時還出些主意，有人舉起角尺問工頭量測的問題。

有人拉著捲尺固定位置丈量，有人拿著圖板對位，有人空出手來削木釘，有人拿起大掃帚掃地，有人整理手套成雙配對..... 還有，不管用什麼方式，他們都把頭髮紮起來。

這是同一個時間同一個空間的不同姿勢。我有點兒小小的驚訝，他們都在做事！他們「都有事做」！做事時，他們會問問題。嗯！代表「都在」。

所以，工頭氣定神閒！

我不由得拍了照，想要分享這對我來說，有點兒療癒的小片刻。

「是因為我來，所以他們『都有事做』嗎？」我問工頭。

「他們也在試著改變自己吧！」是他的回答。

後記：就算在志工參與的協力造屋現場，要讓每個人「都有事做」也是件困難的任務。學生「都有事做」，對我來說，已經是個境界了。

